H. H. MU CHINESE LIBRARY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十六

齊郡馮琦用韞著

墓志銘

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岱宇石公墓志銘
朝議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左參議毅庵馬公暨
配恭人韓氏合葬墓志銘
朝議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參議敬亭耿公暨配
安人巴氏合葬墓志銘
慶府右長史竦亭王公墓志銘
贈徵仕郎鴻臚劉公墓志銘

壽官震源于公墓志銘
伯考仰山公墓志銘
廣宗令熙庵鍾公配郝氏孺人墓志銘

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岱宇石公墓志銘

今上十九年寧夏降虜哱氏反觀察副使石公及於難制府魏公督諸鎮兵討賊賊嬰城守上以制府稽天誅逮繫之於是巡按御史劉公上疏言先後諸臣死事任事狀請釋督臣學曾責成功而贈故副使繼芳官　上怒制府未解疏入留不報是年秋賊出公柩乞緩師踰月賊平長君嶠泣血扶櫬以歸明年四月葬於祖塋之次公字克肖別號岱宇世為益都人高祖瑛瑛生銘銘二子曰存仁存禮存仁生琚琚娶某氏舉二子長曰繼節公其次也自銘而下皆以積

學能文章取科第有聞於當世公生九歲而孤與其兄煢煢相倚盡發父書伏而讀之且讀且泣志意如成人甲辰同爲郡諸生乙卯同舉於鄉長公仕至汝寧郡丞公亦屢上春官不第領猗氏學博士部使者檄三晉士皆以石博士爲師居二年擢桐城令會城青浦都御史御史計大江南北無如石君才請移石君令青浦桐城民走詣闕下上章願留石君朝議竟以石君予青浦桐民不得請歸而肖其像祀之爲之語曰陳父石母陳父者趙人于階也公爲政先自檢御不失尺寸操左右凜凜一歲再考最之有罪立取

付法聽訟平允善鉤距語次躡尋具得其隱伏亡敢
詆讕比邑事多待公而决罪人失出與非罪而離于
法公皆平心案之盡反其獄詞歲數百人初城青浦
召父老與計事人各盡所欲言議既定豪右爭欲就
其鄉立邑要說萬端爲飛語以撼之公終不爲易建
城建學宫公署及市肆衢路皆先爲區畫章已而質
之不忒于素士民始服亡異詞政成召爲司隸叅軍
司隸號爲親軍故事叅軍畫諾而已公視事引當否
執持甚力衛帥某及兩千户以重賂私授梭尉官公
上章直其事適兩千户皆調外衛諸武人目攝憚之

五年遷慶支曹郎監河西鈔關及大通橋京糧廳所
居辦治吏不得爲奸司農宋公亟稱其才乙酉擢延
安守公治延安用嚴爲理而時有所寬貸大畧如治
桐城青浦時而獨持大體不問細事與百姓約曰邊
地若寒非盜賊殺傷人及猾吏爲奸利不受理故郡
守視事日夜不得休號最煩劇公坐堂上延見吏民
治簿書從容退食嘗有餘閒及公入覲佐者代視篆
日不暇給如故乃嘆才不及石公遠矣制府疏請以
公爲行太僕少卿故司農宋公爲太宰矣持其疏不
覆曰冏寺非所以待石君乃擢觀察副使監寧夏兵

無何而難作哱拜者酋降虜也積功至副總兵招故部落數千人勢橫甚故中丞及監司折節禮下之不敢問公與中丞党公計曰是狡胡有輕中國心急亦反緩亦反反遲禍乃益大乃稍節收其權以法裁之公請增牙兵備非常事未集而哱氏反公至死無所屈撓聞者哀而壯之公內行淳備居官廉無餘貲性警敏有心計善論事事無難易以洛公立決其治主執法然務合人情所至多釐革然必先有所寄若爲他事發者後乃及其本謀百姓日由之不知也再治劇邑守邊郡聲名絕出一時去而百姓歌思之居寧夏

八月而嬰難嗟乎公豈獨守令智監司愚自古降夷立功名見邊兵虛實未嘗不爲禍始獨其規摹有小大舉事或遲或速耳假令如劉石安史有强力邊臣早以計畫剪其萌芽即不就彼計不俟百全而發中國其亦早知而殲之一國是上豈爲一人公即死賊亦早誅公死何憾哉公生於嘉靖戊子四月二十一日卒於萬曆壬辰二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五元配馮氏封宜人余姑也先三年卒余爲之誌子三人長太學生嶠娶冀氏司馬端愍公孫女宜人出也次茂才峻娶白學博應坤女卒繼娶李光祿用敬女次茂

才喻娶[illegible]詠三宅女皆側室張氏出孫女三一適季
署丞三[illegible]寺生明仕宜[illegible]適王司馬子茂才世
鶴一適張參政子陪背張出孫男五之階之陛之陵
之隆之基孫女六銘曰嗚呼爲臣丁時艱誰能身與
名兩完緩如養癰終遺患急之反用爲兵端公治郡
邑如烹鮮政有急名佐以寬矯矯三尺不可干彼狡
者胡恣凶殘長弘血碧心猶丹英魂終能滅賀蘭以
死勤事公所安松栢蕭蕭淄水寒華表之鶴何當還

朝議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左參議毅庵馬公暨
配恭人韓氏合葬墓志銘

毅庵公與家君同爲司馬曹郎官癸未春余報使如京師實奉家君以行次雄州公執榼承飲而過余與家君握手說十餘年事且笑且語飲極歡至中夜始罷往歲余以子假歸省公召而飲食之問家君起居甚詳於時去癸未且十年公尚健善飯笑語如向時旣別無幾何而子出圖以公計來告且徵銘家君不懌者累日余北行至雄州而病留十日念業已辭親而出復欲一再見父執友亦不可得瞻視公署則公故執榼承飲握手道舊處也爲之低回黯然悲傷乃誌其家世歷官子女而徵著其軼事於銘公先世三[illegible]

興州人洪武初諱成者避虜徙于雄成生俊俊生珎
珎生隆隆生子四季曰智是爲公父娶于高生公六
年而高卒繼室高生子文奇又六歲而智公卒公少
受尚書免喪補博士弟子員戊午舉于鄉明年成進
士官行人選侍御史奉命視內帑巳按甘肅巳按淮
陽就道中拜臨江太守爲御史忤當塗內計以御史
謫判霍州稍遷承天府推官歷工部主事刑部員外
郎兵部郎中掌武選擢江西布政司左參議致政以
歸公歸二十餘年而卒得年七十有七公之配曰韓
安人先公卒得年六十有九子二晉圖出圖皆太學

生女三孫十一維藩選貢生維楨維屏皆邑庠生維垣
維柱維慶維紀維揚維寧維城俱幼孫女五曾孫一
之騄銘曰馬氏之先起自絶塞遷於近畿奕世滋大
智公慨慷爲德于鄉實始生公長發其祥幼失怙恃
載猷載畝曾是丈夫而耳牛口去而受書負笈修業
遂有聲聞兼負義俠維微厥人搆鈞州守檻車膠致
期于碎首公謂亭吏爾無大苛人即可刄謂天道何
攘袂奮腕將陳于理亭吏錯愕守得無刄既對于庭
時稱曰才爰自使垣掄于西臺言視御府公剔其蠹
言藉奸黨公焚其牘張掖酒泉爾繡爾斧無寧秋霜

而以膏雨代刻以寛多所平反活百千人民以無冤
乃披闢山嶠嶠石梁乃渠洮河以注肇昌行不病險
居不病汲爲萬世利惟公之績出守臨江江流湯湯
既水既暘民用卒痒公出郡帑糴十萬斛惟菽惟穀
活爾筌瀆民謂太守予父予母惠我青衿遂及黔首
垂垂紫綬褰裳去之翼翼祠宇春秋祀之世途之難
誰則無忤沉公下僚于晉于楚部署回翔爲武選郎
請寄不行銓授允臧大江之右于藩于宣仕無逢年
不如歸田奪公以秩予公以逸故舊在席子孫在側
或巖或阿載嘯載歌襆以詠笑以顧天和徒遽之賛

民間苦之公請金錢自郡予之雄水東注故道久堙
公議疏導復為通津邑有傲吏自羅于罔公也匍匐
代白其枉彼專為陵公專為德嗟公之量千頃難測
無毋有毋毋也劬勞蒸蒸色養若屬于毛而弟克諧
無或恚而式穀而子亦既似而公有令配實左右公
端嚴簡肅有丈夫風老而彌共貴而猶織惟簪及珥
無所增飾逸則隳業嬉實敗儀有美訓詞實惟女師
厥配既隕公亦長捐白首同歸于彼九原鬱鬱蘭孫
競奕濟美世將大啓公猶無死惟家大人及公同僚
為公隕涕以誦大招我不見公為我心惻矢詞不參

惟以昭德

朝議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參議敬亭耿公暨配

安人巴氏合葬墓志銘

葢余趨庭而先君時時稱耿公賢也萬曆丙申九月十日公卒於家子山陰長庭栢勤狀走使丐余銘公與先君進同籍没同年執筆不勝慟輙置之既免喪始按狀爲誌公諱鳴世字茂謙别號敬亭其先瑯琊人六世祖安徙新城生貫貴生水水生温而業始大嘗拾解戶遺金三百還之人以此卜耿氏之昌温生封禮部主事錞爲公父以明經任覇州學正配王贈

太安人而生公公性警敏端介自喜不能爲俯仰十
六補邑諸生遭王太安人喪家中替或曰不再舉益
攻苦誦讀不輟舉隆慶戊辰進士除邢臺知縣入爲
刑部主事改廣西道御史以病歸再補山西道出判
蒲州擢潞安府推官再入禮部由員外遷陝西隴右
道僉事進參議歷官二十年所常與世違故髮未衰
而稱老邢臺當孔道使節旁午若供張公裁驛傳費
十之三邑中田號磽而賦役倍他邑公請於司農得
減三之一自是民少甦邑西有田百頃舊爲鹼脫公
引河渠灌之置百泉張村二閘以堰水歲得穀萬鍾

邑用饒三年治行課最其得比部也猶以損供張忤貴人而云何用姝恩調直指則猶以邢臺之治辦也初入臺有中貴人不法乾沒帑金公毅然彈治之疏入奪俸然直聲殷殷起都亭下矣撫河西甫三月而逐三墨吏墨吏望風解綬去莊浪以給餉不時軍中譟擐甲攻當事火壁門公馳檄解之爲誅召亂者數人而旋定再按應天值江陵相母北上縣次績食輿從擬於王者公檄所部具常儀會徽州均賦民爲亂有詔窮主名江陵陰嗾公有所中公不聽遂坐報因不及格左遷之其由儀部之隴右父老望之喜曰是

鄉者逐貪吏撫亂兵之直指耶未幾晉叅議邊民愛戴之值他道欲割隴右之屬一鎮以自益中丞業報可公謂莫非王土我於何有第無如壐書何移狀爭之忤中丞遂投劾歸公歸二年而長君舉於鄉又三年成進士又二年而封禮部公始卒公於忠孝之道光啓之誼可謂備矣公自初仕至解官少與而多忤坐不欲爲諂耳供張之損猶曰傳舍無專隸獨不念時宰之觸至殺我惠文而復以蘧廬之一鎮失中丞心其自禮部出也亦以宴饗之議不諧於官長飲設州事骯髒迺爾豈非天性哉然令是時以洪恣階華

膴致百姓苦殷歛薦紳骫法顧安所得郎官也者而囊一錢於山陰道中哉則謂公位不饋德闇於天道已巴安人處士從之女婉孌有令德少孤育伯父獻之所獻之以賚雄於鄉安人厭紈綺逮爲公婦顧食貧乃躬井臼勤績紡忘其富矣王太安人疾爲浣厠牏侍藥不解髺者三月人以此賢之自邢歸槖中裝無錙銖之蓄曰吾將以淸白遺子孫也其曙於大義如此公生嘉靖甲午十一月二十七日得年六十三安人生甲午正月十二日卒隆慶庚午八月二十七日得年三十七繼室以徐安人長治縣丞繼志女子

男四長廷柱太學生娶邊氏青縣主簿界女繼李氏
庠生思應女次廷楨庠生娶畢氏工部尚書亨曾孫
庠生九功女次廷松儒士娶欒氏黃州照磨炯女次
庭栢卽山陰長與公弟鳴雷同舉於戊子而先六年
成進士娶田氏宜城主簿耔女繼張氏山西叅議希
稷子庠生燁女女二一適舉人成績子庠生無逸一
適高州知府韓容子庠生元祥俱已安人出孫男四
弘煥聘都御史畢昭孫太學生九儀女弘燿奉庭楨
祀聘潞縣知縣王邦禮子庠生化中女弘爍聘都御
史韓取善子庠生泳女弘熀聘河南副使徐準子太

學生來庭女俱廷柱出孫女三一字庠生劉文燁子
坰廷柱出一字舉人王汝玉子鼎銘一字戶部主事
張篤敬子侃拓俱庭楨出巴安人先權厝祖塋側至
是始啓而合葬於某處之新阡銘曰有蕃華胄肇自
瑯琊五世而興制舉起家筮仕邢襄田其斥鹵民用
安堵式歌且舞握蘭比部持斧西臺朱帷霧褰白簡
霜囘讞定脱巾畏此三尺有隕自天我心匪石天之
旣定爰典秩宗价藩秦隴克竟膚功此疆彼界守我
分土敢易簡書寧丼解組歸而服綵蘭玉充閭驤首
天路厥有神駒亦既孝止亦既佑啓國有循吏公有

肖子誰其侑者君子之逑千秋萬禩以奠玆丘

慶府右長史棘亭王公墓志銘

棘亭王公以慶府右長史致仕歸歸二年而卒卒三十年而公子大理左丞世揚以侍御馬公狀謁某請銘公墓道之石某梓里後學又與大理君同奉軒對誼不敢辭謹按狀誌而銘之狀稱王氏之先本山右人其先世有諱貴者自山右徙居廣平之李排營村遂爲廣平人貴生桑桑生玘玘生友友生臣臣攻文章有大志竟以諸生齎志而歿娶于張有二子次卽公也諱允武字殿邦別號棘亭公生而敏慧才質過

人長厲志讀其父書爲文雋朗多奇氣旣隸學官每試輒冠其曹性嚴重不與群曹伍即其曹亦帖然咸服之顧數試數不售晩乃以明經入太學嘉靖庚戌謁選銓曹除江西南康府通判南康地故瘠薄而俗善逋賦每郡吏督賦者至縣者輒醵金錢前爲壽一入其賄即噤不敢復有所問以故賦恒逋多者或至八千公廉直不受私謁旣視事前行金者徘徊門下不敢入公乃召諸逋者按緩急爲期日而遣之諸縣凜凜以次輸賦無敢後期者部使者奇其能疏聞于朝爲下璽書褒予之會守缺即以公攝守事時粵西

狼兵入內地剿倭剿倭者所過横横甚百姓患苦之以次當至南康郡人甚恐公乃預爲檄檄其渠率曰以爾剿倭柰何乃自爲倭今與爾約餽餉不時罪在有司餽餉時而爾横如故惟爾罪三尺法具在吾知用吾法耳率已前聞公名既得檄頗懼而戢其下公亦勑屬邑爲具以待竟過南康無敢縱者郡瀕湖盜賊之所出沒舊有遊徼船若干艘歲時繕治郡任其費而主者任其勞守備某匿其費而責繕治于郡公持不可某恚甚譖公于巡撫都御史都御史怒公廢格爲停公月俸公乃徐條故事暨所爲侵匿狀上之都

御史內媿公卒褎公治行爲江右第一饒萬年令其以朘削機兵月糧爲機兵所訟讞者受賕右令而重繩諸訟者衆兵怒遂歃血以叛饒郡戒嚴時直指徐公方行部至饒倉卒無以爲計適公以他務至徐公喜曰王別駕來事其濟乎即令公停他務而撫亂兵諸亂兵聞公來亦相戒無動王公治我吾屬當無患矣前讞者謁公爲地公不應既繩諸亂首而令亦論如法衆心始安直指益奇公即以公署萬年事公更約束嚴稽覈省一切繁費鹽米瑣屑一取給于南康壯兵其訟其隊之長而所株連甚衆公心察其寃爲

爭之御史竟反其成獄萬年民爲歌以誦之誦見翰編浮梁金公所爲去思碑中公治萬年凡六月以考績赴闕下民攀留不可得則相與圖公像尸祝之公旣以最聞名益起復移公景德鎭董陶事公愈孤立行一意自貢額外諸造爲淫巧以賂遺權貴人者槩從禁絕歲省工費數千百緡景德人德公如德父母浮梁尉某以邏徼至鎭而縱其徼卒有所剽取於民民不勝忿鼓譟圍尉將甘心焉尉恐避匿公署中公爲尉慰民民乃解散去庚申陞兩淮鹽運司副使公日講求利弊擇通商惠民便利國家者佐其長次第

舉行之或有諷公爲囊橐計者公峻詞以謝其人慙而退都御史鄢某以嚴相私人得總海內鹽政大以賂聞鹽政壞亂淮商黃某撝金數萬將逆諸境上公廉得其實亟置諸法淮陽鹽賦甲天下都御史視爲外府比至無所得大恨公會公遷慶府右長史猶未釋恨嗾所厚善御史伺公隙無所得竟以老落公職致仕時年五十七耳公既歸杜門謝客布袍蔬食無異寒士又踰年壬戌秋七月三十日以疾卒距生弘治甲子十月二十三日得年五十有九初配都氏嘉靖某年隨公游太學卒于旅舍贈宜人繼趙氏能以

勤儉佐公廉者今封太宜人子男二長對揚娶胡氏都出次某即大理君娶某氏封孺人女一萬秀適醫官麗朴俱趙出孫男四三省三樂三槐三聘俱邑諸生孫女二人古人有言廉吏可為也而不可為夫廉者任氣多亢厲不能忍人難與共理其不然者又無能引當否至耗廢官事此安可為也公歷官所至常祿外毫不以自汙非賓客不御酒肉騶從敝陋不治郡人見前導不問而知為公也豈不誠廉然無務凌人常有以自下者蔽人之過且調護之甚厚推其廉平人不忍欺故能片詞而銷兵民之變此非可以口

舌爭也仕而俎豆于郡殁而俎豆于鄉有由然矣嗚呼若公者廉而可爲者耶是宜銘銘曰廉于財或短於才公才恢恢以剸以裁如郤斯開廉于身或以矜人公則恂恂若芒若芚飲人以醇世競于貪貪以趨炎而公獨廉以廉見嚴故終仕而淹淹公之位不能淹公之世是生哲嗣爲時廉吏以繼公志攄公遺迹銘之貞石納于幽宅俾子孫承藉世其清白

贈徵仕郎鴻磐劉公墓志銘

南昌鴻磐劉公者侍御史陽生父也陽生余丙戌所舉士每間見從容語次及先君子隱行甚具輙愴然

不自勝曰願先生一言爲先君子不朽余心許之而久未就也已陽生由中舍拜侍御史執法殿中按畿内屯政直聲殷殷起寖貴重矣而亟請告以歸時余以省覲先陽生歸海上則走使千里徵言于余竟前志也按狀公諱漸字以進鴻磐其別號也家故丹陽自十世祖埽之更徙南昌梓溪里世不乏冠蓋聞人公父廷敏大父伯祥皆以醇謹長者著稱公生而頴異天性孝友丁母樊孺人艱哀毀如成人父念其子然孤也授室焉公卽不從父命也從之則以喪婚也終三年不入其室日臥苫讀禮哭泣上食自初喪至

三万九四种

除服無違禮事繼母至孝如事樊孺人弱冠補博士高等嶄然露頭角會父遘奇疾走書幣徧謁海內名醫而以身下之久之廢業而業醫則又嘆曰夫今之讀書蘄仕進取世資耳苟於世有濟即獨行一意未爲晦偏惠一方未爲隘也吾束髮激昂成學四上部使者而卒枘鑿是固命也吾將遂行吾意耳公既精諸方術家參互以神識遠近重藺歸命戶屨常滿李司馬吳司空皆折節嚴重之禮以爲上客公常曰夫用藥如用兵俗醫泥古方術幾幸有功霍驃騎何人哉因自爲醫畧記以示後語盛傳于世云公性峭直

雅不談禨祥與人洞朗軒豁無城府聞人善津津不
離于口若其身有之有過必面折無所回隱鶩子弟
至憚匿弗敢見其悔而自更卽復獎借之故雖公所
庭辱卒能使損怨服義衆以比王彥方焉平生疎財
喜施趨人之急唯恐不及倜儻解紛一言如山而無
德色里中有大事必慷慨爲族屬先時境內數苦水
公商度利病議置圩閘便上其議督府報可公曰謀
於其胸成於其身身之不力人於何有躬爲操畚鍤
夙夜征繕竟成圩閘爲邑永利焉尤篤於宗誼歲時
伏臘必會於宗盡驩而罷宗祠日久且圮鳩工庀焉

閭取族譜手自訂之宗人子以其業售公處容謝曰
爾祖父以遺爾吾不忍爲吾而盡也今 上改元拜
爵一級尋卒卒之日四方致賻閭里罷市卒數年而
侍御君貴顯以中舍秩滿贈公如其官云余嘗讀史
如秦緩漢倉公其識詣皆究于天人之際而託方技
以自見於世蓋古人立一行工一藝皆獨往而造極
後儒總總欲無所不兼不終日易心不終歲易業矣
以公篤心質行足以自致雲霄之上而僅僅以醫顯
夫惟不分乃疑于神古稱賢人君子不在朝廷則在
醫卜之閒諒哉公生正德壬申歿萬曆戊寅享年六

十有七配姚氏繼配徐氏子長曰桓次曰楹中省試武舉季曰梧即陽生登丙戌進士第初授中書舍人今官御史孫六孫女二詳載狀中余姑採其端而爲之銘銘曰孰以爾劭于才其𡒊而再刖也孰以爾進于技其醫而三折也嗚呼孰窮也而通孰隱也而功載穮載蓘歲乃豐有驄者馬爲人龍衣繡持斧亢爾宗上醫醫國報乃崇言乘白雲遊鴻濛銘于幽隧昭無窮

壽官震源于公墓志銘

公諱淵字惟躍別號震源其先東牟腄縣人也洪武

中始徒冠因家焉公大父曰興生安安性喜施予爲德於鄉甚厚配温孺人生朋及賓俱早夭繼配孟孺人始舉聰及公公生有至性年十五即失所怙哀毀骨立始終無違禮事母至孝喜讀書以爲丈夫當自致青雲耳家人計安足謀而其家亦以漸落配曰蔣孺人斥簪珥以佐篝燈之費躬澼絖市井毳以奉孟孺人不以家落故失孟孺人驩公雖不以身顯然被服造次必於儒者里中皆爭附公高其義舉陽曲君有異兆以爲且大吾宗陽曲君既長爲邑諸生有聲公曰吾不能以身致祿養庶幾以子養乎未幾孟孺

人卒公摧痛過甚勺飲不入口者數日陽曲君以壬午舉於鄉報至公及蔣孺人相視而泣曰惜也吾母不少需此耳君既成進士公且被詔給冠服賓飲學宫里閈以爲寵而公愈益歔欷時垂涕曰嗟吾雖欲以一觴尚二尊人庸可得耶邑人某坐誣陷大辟公居閒原亭事以故得已而公遂不復見里中少年坐其門而詈聽者皆爲扼腕公顧獨晏如謹下揵閉之耳於是里人益稱公長者陽曲君既受命爲令歲大祲民食土石轉徙而死於道路者相望君單騎裹糧躬歷田野詢民疾苦而拊之發倉粟而躬自賑之至

旬日始一返官舍拜公膝下自視鈌然于人子晨昏之節而公獨且嘆且勞苦之以爲是眞能子矣問君所全活者幾何人卽全活衆民稍安爲之色喜進七箸卽聞民流離艱難狀爲之罷餐至竟夕不寐云陽曲君益自感奮足跡遍於四境是歲也饑不爲災居久之公病覺有異卽命駕以歸瀕行猶以徭役爲念曰民力竭矣子爲調停寧㦛毋增毋忘吾言失百姓心陽曲君頓首受教公遂東抵舍未幾而卒訃音至陽曲之民卽深山窮谷中莫不奔走驚號如喪厥考而失慈母擁陽曲君而哭至移晷乃得去公生嘉靖

乙酉卒萬曆戊子享年六十有四生丈夫子一郎陽曲君娶匡氏女子二長適古威常喜儒次適清源丁高孫男二長我肖聘庠生劉嘉行女次我完聘廩生杜邦用女孫女一字鄉進士錢允燦子塤太史氏曰士不必身自顯庸也徵于其後仕不必恍上官有聲譽也徵于其民震源之爲人父也陽曲君之爲人子而爲民父母也則庶無遺憾哉

伯考仰山公墓志銘

馮氏遷於北海七十有二載始遷之歲而公生馮氏年登七十者自公始公卽沒宜無所憾歲丙申公薨

與先公偕遊尭山之原而樂之頗有瑕丘之感嘗曰
時先公尚亡恙先公亡祿即世不肖甫免喪而公卒
從先兆葬于尭山天不慭遺妖夢是踐慟哉公諱其
字謙甫別號仰山伯祖孝廉公舉二子長即公次孝
廉公世稱爲貞靜先生公少治禮爲縣諸生試高等
受廩於學宮試於鄉輙不利歲丁卯偕先公往癸酉
偕孝廉公往丙子携余以往公乃稱曰余於詞場其
猶致女也與之偕出不與偕返復何沾沾受書爲退
而躬耕聖水之野晨起治耒耜與耕夫偶亭午息大
樹下隨樹陰東西倦即假寐終不返舍歲比不登僅

給半菽公曰吾治書不遇合力田不逢年是殆有命
焉倚杖而歌曳然不屑也公始受室以居治厠得金
修業而息之家稍饒給及晚歲食指日衆業日減故
老而食貧其自奉與應賓客比余家諸伯叔兄弟爲
裔視曾祖考副憲公猶稱豐也蓋公少猶及見我曾
大父副憲公官三十年歸而不能自食居常衣韋布
補綴如衲衣時舉以詔我後人歷歷如目覩後人卽
不能盡繇然聞其說無不灑然變色嘿然內愧者語
有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今且典刑與老成俱盡
悲夫公內行修潔被服無所芬華與人處不爲靳絕

崖異懷抱傾竭飲人以和善形家言抵掌而談甚辨
素強亡病病下利百日卒元配李李卒繼室陳皆有
令德宜其家子璋李出爲郡庠生次璿璣玫皆陳出
孫士鶴璣出以巳亥二月廿二日葬而從姪某誌其
墓爲之銘銘曰學即妄庸年乃崇矣家即罔充子孫
乃豐矣吾聞天道如張弓矣豐不足喜嗇奚恫矣瞻
彼九原從先公矣佑啟我後人惟德共矣

廣宗令熙菴鍾公配孺人郝氏墓志銘

青之有鍾也徙自海州者太公四世而熙菴先生顧
太公生文廣有局幹歲凶指樹直活數十家文廣生

子鑑稱雲塢公爲邑掾廉愛急人難所與游多士流赴銓沒于輿濟主人張高手高拜訣曰聞公天下長者請攝爲子而喪公人奇其誼感二公雲塢公娶劉貳以姚姚生子秀字少岳所謂熙菴先生也少有至性受書則絕嗜書文必矜奇學于余伯祖冶泉公冶泉公儉于辦而公如不能言冶泉公愛之甚于言使子受學焉丙午舉于鄉仕爲廣宗令廣宗田廬出沒風沙中多逋賦種馬率惡公至弊用大洗訟者譬以情令自解去或就床判遣不爲案吏往往假而申展矣退食輒下簾繙書進書生講業斥俸餘葺校舍士始至

舉于鄉者稅若馬顧登于他邑以訛公公曰殆瘠土
易向義耶吾何能吾何能在廣宗且三年廣宗之人
相驩若父子而是時吏道巧甚公獨簡曠自如會府
寮挾使者威囊視諸邑行廣宗則大恨遂以不勝任
坐爲廣宗者公即日裝歸則匿跡田野歲時交際至
不能具筐篚或調之曰往者不令日念耶公莞然曰
身殊不見賄所以也初公跣而奔雲塢公之訃哀動
路人兄事張高終其身痛父不逮養兩母特孝厥
配郝孺人力治甘滑病則手拂床蓐浣櫛扶掖至老
不使人代或私代必趨視之二姑雖異嗜咸宜孺人

公有二弟雲塢公沒仲病季幼一切仰兄嫂公欲多予產頗難孺人孺人謂公兩叔何如君三分之而君處多矣君其讓哉乃均公大喜孺人與公生同年性又同視昆季子如子好爲人說善事遇匱必施或涕泣食飲病人下有過以戒易僕取悛則止其理家略如公所爲廣宗者廣宗時訊鞫以歲計鞭笞以月計一日呼暑聲稍苦孺人詰問故曰治封耳公聞不怡孺人輒觴公已復酣暢公故善飲然不省博奕遇聲伎狎媟頰赤引去交戚嚴公目爲古之人或曰古人邪皤皤赤子耳公聞之笑而已性不欺人亦不虞人

欺言必依道義戒子孫毋隨俗澆我先世孺人門絕
尼覡于頫化之粧無豔人稱禮宗云善乎滑縣封公
之言其大人也曰李元禮稱林慮長至德可師而世
乃莫得迹之唯無迹乃至德哉夫廣宗則林慮耳且
以劉寬之寬也牛弘之弘也而翻耕射牛不能使相
忘于室視翁與毋何如巳嗚呼知父莫若子信然公
生于正德壬申二月二十四日卯時卒于隆慶丁卯
七月二十三日　享年五十七歲太孺人生于正
德壬申二月二十二日　卒于萬曆巳亥十一月
二十二日　享年八十有八歲子洲封滑縣知縣

文林郎娶刑科左給事中少玄石公女封孺人女二
長適徽州府知府海莊周公男光祿署丞標次適南
京禮部司務一川宋公男開封府知府伯華孫男三
長羽正吏科都給事中娶府學生員少巖劉公女封
孺人次羽經縣庠生娶府庠生述岡王君女次羽教
縣庠生娶刑部侍郎對滄王公女女孫二長適陝西
參政吉源房公男府庠生可久次適府庠生月池齊
君男縣庠生振基曾孫二詵羽教出讜羽正出曾孫
女四一適府庠生仁齋劉君男元慶羽正出一許聘
右府都事誠吾石君男之璧羽教出二尚幼一羽正

白一移經出銘曰官如厥家家如厥身席民于蔫與之悶悶退而無怨乃得故貧是能約成以世其子孫豈不有天哉嗟世所憯匪羸則名得失冐棼室且與斷而暇于民維德之均不凋厥眞天乃斯存以爲不然視廣宗君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十六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十七

齊郡馮琦用韞著

墓志銘

旌表節婦叔祖母陳氏墓誌銘
劉母官太淑人墓志銘
少司馬玉陽沈公元配嚴淑人墓志銘
張母陳太淑人墓志銘
中丞呂公元配于安人墓志銘
趙母姚太孺人墓志銘
給諫白公元配陳孺人墓志銘

延安守石公元配馮宜人墓志銘
張母饒太孺人墓志銘
處士姜公配陳孺人墓志銘

旌表節婦叔祖母陳氏墓志銘

節婦故大司馬陳公女也歸我叔祖莧泉公莧泉公以茂才異等聲名籍甚我祖芹泉公之卒于廬州也莧泉公伏哭極哀嘔血數升竟不起時年二十歲矣母有遺腹忍死而祝曰若幸而男庶以鳩馮氏之宗乎免身果男也兩歲而死母哭曰夫子之亡也有遺孤在猶不亡也而今乃亡矣朝夕依我曾祖母我曾祖母沒乃大歸于陳依其兄憲副公三十年而憲副公沒往來就養於諸子姪家又十年家君自雲中罷歸乃爲母築室以居與我祖母蔣安人共案食夜共

楊臥也又十年而卒母以大司馬女爲宦家婦當兩家盛時執箕箒以事夫子者僅二年其他含辛茹荼煢煢無定居者且五十年夫節義世所時有也母乃無子無女至無以爲家嗟乎悲哉初母之將嫁也大司馬爲治粧具紈綺珠玉甚盛母謝不取曰以父母命往事舅姑舅姑乃常布素三十年一紵衣婦敢服此見舅姑乎若其弗用敝之笥篋何爲獨取帛衣數事大司馬以爲賢弗强也故母終身節儉而長貧室中供大士像蔬食素羹必以供大士前而後食終日焚香端坐而已笑不及齒言不及閫自馮氏陳氏之

嫁若娶未嘗與也非馮氏陳氏而問若弔未嘗與也
曰未亡人之生猶寄也不敢與人間事矣其往來諸
子姪家在從子子咸所什七在他子姪所什三相對
始終未嘗失詞色人語亦語語止亦止其在甲問乙
治家云何輙亂以他語終不告其在乙亦如此故人
人敬而親之大約數日而更去之日如始至之日焉
自莧泉公沒不蓄外僕惟一婢自隨一敝笥扃鐍甚
固及母卒啓視之則其嫁時故帛衣也采色渝落隨
風縷縷散如敝楮云母以某年某月某日生某年某
月某日卒得壽七十有二諸子姪相與開莧泉公壙

而合葬焉明年御史毛公具上母節誼狀　詔下大宗伯宗伯覆如御史章得旨表其閭諸子姪若孫聚族而謀曰　天子奬孤貞表其居以風母乃無居何所置榜楔焉請表諸墓於是表其墓而從孫琦爲文誌之并系以銘銘曰欝彼高丘兄及季矣伊誰云從姒及娣矣惟姒與娣相呴相濡霜風蕭蕭形與影俱古稱殉死感槩一時從容回翔執德不移古稱立孤猶有後福不憖一子慰此煢獨豈無綺紈匪我所思攻苦食淡其茸如飴悲哉黃鵠迄于白首身且如寄貧于何有居則異室坎則同封名垂圖史道合中庸

帝命昭昭賁于幽隧九原可起不愧其世

劉母官太淑人墓志銘

官太淑人者故贈叅知南田劉公配而中丞公母也以中丞公叅知時封太淑人云太淑人且九十而壽卒于寢中丞公哭踊苫次將卜兆襄葬事而圖所以不朽太淑人者乃寓書走使屬誌銘于不佞謹按胡中丞公所爲狀而誌之太淑人姓官氏官之先爲吾掖望族而太淑人父宗儀以貲豪里中好行其德里中人稱爲長者太淑人生而婉淑有令儀長習姆訓雅不喜諠譁參迨歸叅知公益小心禴壼執婦道甚恪

叅知公父曰眞亦以中丞貴贈叅知家故貧子女至
不能婚嫁太淑人茹荼勤作每鬻簪珥以佐舅姑鮮
瀡又捐槖中裝備婚嫁資無吝色姑于太淑人嘗謂
人曰冢婦賢天必祐之當有後以大吾宗也叅知君
少業儒已棄去入貲爲掾太淑人相從出入十餘年
多所裨益及公待次公車歸從事農業太淑人夙夜
肅栝內外臧獲畢力稼穡以故家計日起迺其勤儉
視昔不少替也叅知君重義節俠居積稍饒輒以所
餘賙姻鄰之困又日從酒人遊故舊來往酣飲不絕
率取辦太淑人太淑人爲庀中饋即賓客非時至未

嘗不飭欒酒脯飽以盡歡去遠近賢豪皆慕義願交
叅知公則內助力也太淑人性端毅簡正治家有法
閫以內莫不儼東屏息育子若女雖甚篤愛有過輒
督責之不假辭色至視諸婦一如己女即一食起必
詧其私而慰撫之初叅知君棄儒而掾非其好也遂
刻意以儒課二子太淑人寔相之其誦習日夜有程
不中程不得休二子奉教惟謹嘉靖乙酉中丞公舉
于鄉成癸丑進士授中山司理太淑人教以平反寬
恤毋效世俗吏刻核賈風采已以治行高等入補給
事則教以忠讜勿欺副朝廷之所以簡任耳目者蓋

隱然義方式穀之誨矣居無何叅知公捐館舍太淑人哀毀骨立如不欲生中丞公聞訃歸太淑人相對泣數行下謂中丞公汝父年六十有四不爲夭但恨少也貧項享榮養無幾時耳中丞公禫除補省垣慼慨言事無所回撓遂出爲淮陽守旣拜命迎太淑人養于官太淑人曰二千石秩甚重以汲長孺之賢自侍從出爲淮陽守爾愼無薄淮陽中丞公頓首曰兒何敢薄淮陽顧淮當孔道非長孺臥理時也敢不夙夜居久之以廉平治最超歷憲臬叅藩簡御史中丞撫雲中前後敭歷數十年爲時名臣中外士大夫皆

交口賢中丞公公退而不敢當曰太淑人之訓也中丞公罷雲中歸太淑人春秋七十高矣中丞公昕夕就子舍稱觴戲綵以奉歡笑太淑人時時念二子嗣未立有憂色越二年中丞始舉長子既又舉次子而次公亦舉二子劉氏之宗益振振然大矣太淑人憂始釋晚年益樂施與每隆冬盛雪必備衣絮煮椒粲以濟孤寒歲所全活無算鄉里親屬貧不能婚葬率命中丞公悉意周恤之乙酉丙戌間東方大祲遠近殍骼相望太淑人大出巳貲及中丞積粟賑之環城以內所待以舉火者嘗數千指里人莫不以手加額

爲太淑人頌功德且嘖嘖中丞公能善體太淑人意也太淑人於萬曆甲申遘風疾以醫藥得已久之復作踰三年卒于正寢爲萬曆丁亥云享年八十有九男二長祐即中丞公次祚掖庠廩生女二長適平陽司獄楊瓚子省祭官　遇春先淑人十餘年卒次適富陽訓導侯東魯子太醫院吏目侯世官孫男四長夢璋府庠生聘鄭府長史毛似蘇女次夢鹿所聘即不佞弱息也次夢奎聘臨縣知縣徐詔女次夢寧尚未聘女孫四長適平陸知縣丁一元子府庠生　自脩先淑人卒次適江陵驛丞姜廷瑾子府庠廩生

紹第次適開封府同知周晉子縣庠生周德容次適
幼中丞公卜以某月某日奉太淑人祔葬于福山之
原叅知公墓馮子曰古言無非無儀此爲女若婦以
言不出閫稱賢耳若雞鳴之儆戒斷機之訓廸徵其
有儀後將何述哉太淑人旣相叅知公以恢其家而
復勗其子以顯中丞公奉太淑人旨所居而治士民
戴之如慈父而頌其有壽母此其令問且遍于境壤
何謂不出閫也老而爲德于鄉鄉人不自存者以太
淑人爲歸活千人後必昌何但於太淑人所稱已哉
是宜銘銘曰歸惟其夫匪袂之良貴於其子允淑之

章厥年既長厥偁既昌而以延其光樂哉斯丘永無
疆

少司馬玉陽沈公元配嚴淑人墓志銘

嚴淑人者少司馬玉陽沈公元配也始少司馬自郎
官副廣西觀察使考最淑人三受　命爲恭人以子
儆焞考最進今封淑人系出先尚書震直公以佐命
勳光大其後裔數傳至上林公世濟其美禱於神而
生淑人生而婉約慧心而馴行能讀孝經女誡諸書
上林公擇所宜歸以歸司馬公司馬公父中憲公母
朱恭人繼母曰陸恭人淑人爲沈氏介婦不及事朱

恭人而逮事其大母談與陸恭人晨昏兢兢無違禮
大母談於諸娣姒中獨善淑人凡賓讌祭享一以屬
淑人淑人上請之大母中謀之諸娣姒毋敢專决諸
伯叔娣姒有事必以諮淑人中憲公官於外少司馬
挾策山中家政無巨細皆淑人任之躬織紝課僮僕
操作以佐其家少司馬既成進士所當皆天下盤錯
之會令當塗苦水值景王之國苦供億爲工曹郎苦
土木在河漕苦河決在建昌苦旱備兵西粵及撫三
晉皆苦兵淑人即不敢問文事然居常與公蒿目而
憂相勗以大誼報國厚恩遇水旱未嘗不齋心而禱

也少司馬出而治兵未嘗不以矜功殺降戕無辜爲
公誡也公曰吾官三十年而不溺其職則淑人助也
陸恭人卒有女而少淑人育之擇良士嫁之嫁而死
復收育其子女司馬公伯仲五人女弟四人戚屬至
繁衍淑人恤其有無拊循其疾苦人人以爲淑人親
已見窮困即非戚屬亦賑給之居常逡巡自下即襏
襫藍縷禮之如富貴人始淑人之生也有神謂上林
公曰爾未宜子畀爾女然不減丈夫子術者見淑人
曰貴人也中年而厄司馬公官西粵時淑人病勺飲
不入口七日且屬纊子儆炌夢神角巾修髯拊其背

曰服某藥當瘥如其言霍然病已又二十年乃卒淑人生嘉靖壬辰十二月廿七日卒于萬曆癸巳正月九日享年六十有二子四長徵炤光祿署丞娶陸主簿某女次徵焞南京工部虞衡司郎中娶陳監事某女次徵炌工部虞衡司主事娶某叅議某女次徵烜娶嚴太學某女女一適凌茂才濛孫男二徵炤徵炌各一孫女五徵焞三徵炌徵烜各一曾孫女一初淑人爲司馬公置副箎二曰朱曰史徵烜朱出也史舉一女皆淑人親育之誨諸子如嚴師顧獨愛少子撫之過于所生偕司馬公之官皆以少子從擇嚴宗之

女配之女長爲擇婿逆之于晉陽禮成而與之偕還子若女皆暱就淑人不知其側出也史琦曰淑人於慈孝其天性也其最難在嫡庶之際夫人巳之分也嫡庶之際不止人巳母以子疑子以母疑漢帝有言人未必自生子患愛養不至耳此夫無子而以爲子者無子而以爲子者利之也有子而以爲子則境加順而事加難夫兩貴相逼也兩力相軋也兩賢相戹也聞淑人之風德宜廣矣是宜銘銘曰不知其婦視其偶知其婦不知其母視其後知其母以身庀家家乃阜三命四命福乃厚人女女之人子子之德乃茂

歸于九京形有盡乎名乃壽

張母陳太淑人墓志銘 代

張母陳太淑人者大學士張明成母也先是明成以
卿貳直日講奉太淑人以歸逾年而上召之辭不至
居久之太淑人卒相麻之下也適與大祥會明成復
上疏辭至再 上優詔不許盖明年葬太淑人而始
應驛召也明成之歸也以養太淑人其出以葬太淑
人爲臣子與爲臣子母如此者可以兩無憾矣明成
父曰賀仕大官丞祖曰元春爲梧州太守與陳方伯
奎相友善而方伯子冠爲工部郎中郎中有女甚穎

幼即能誦孝經列女傳方伯公每出讌雖夜分拱候以爲常方伯憐而欲貴之見太守于有奇表遂字焉年十八歸贈公方太淑人之歸也人謂太淑人貴介宜不任爲婦而太淑人婉嫕有共德事江淑人與贈公所生母尤淑人兩姑者各得其意在娣姒間居弱處後逡逡如也於是臯内外咸稱少婦賢及江淑人喪贈公伯仲析居且有年太淑人盡出奩中裝佐喪費而是時尤淑人亦已春秋高贈公遊南雍累舉不得志太淑人從容説曰及親而仕三釜爲悅且孺子幸可教吾姑以悅吾親于今日而待孺子于異日可

乎贈公感其言謁選授大官丞以歸太淑人與贈公
朝夕事尤淑人盡驩殁而喪盡禮其課明成伯仲引
經義繩墨訓督之甚備及明成成進士官翰林贈公
即世獨迎太淑人于京邸已而以直道見排抑起符
丞歷國子祭酒詹事掌院事以禮部侍郎教習庶吉
士充會典副總裁會典成贈祖若父如其官封母陳
太淑人太淑人未嘗一日不就養也則謂明成曰物
忌多取　主恩不易酬無亦惟是進退禮義勉持奉
路無隕越爲　天子羞亦所以報也明成以病四疏
乞歸歸二年而太淑人卒太淑人雅好内典自贈公

在時日相與焚香誦黃庭金剛諸卷輒有所悟入而
以其爲女爲婦生長縉紳家更通達曉大義自明成
在講筵講讀開發當　上心數蒙賜賚則時時勉明
成報稱明成所居傍長安道葺爲似樓時奉太淑人
登登而望見宮闕未嘗不斂衽肅容祝　聖人壽也
太淑人在閨閤中勤以禮自律虔恭饋祀嘗勸明成
置義田建祠堂以收族人尤好施予貧者予財病者
予藥六畜非賓祭不殺羽毛螺蚌歲鬻百億縱之以
爲快蓋慈祥仁厚其天性也太淑人生正德甲戌六
月二十六日距歿萬曆己丑六月二十日享年七十

有六生子男三長位東閣大學士娶曹氏封淑人次
佩光祿寺署丞娶孫氏繼朱氏次化上林苑監署丞
娶余氏女二長適葉懋以歲貢任歸安教諭次適趙
來亨戊辰進士任高郵知州孫男九大欽邑庠生大
齡大厦大昇大典餘幼未名孫女十嫁字俱舊族余
與明成同館局相得甚歡稔太淑人賢其言動可著
于內則至其勸贈公以仕而諭明成以歸其於臣子
之際皆與道合蓋太淑人晚而習靜一日對明成曰
吾今乃不知有我不知有人此何也明成瞿然對曰
此氣定也病且殁不改其度嗚呼豈惟進退且了死

生矣

中丞呂公元配于安人墓志銘

于安人者呂中丞公元配也諱栢字秀貞中丞娶安人未卺而列内試三十有二則安人如響至敬戒無違低徊者久之曰吾從其正安人名以此賢矣安人逮事舅姑二十年菽水滫瀡無不稱舅姑旨中丞方起諸生歲入不足以供食指安人乃出奩具稍拓旁産父母歿舅姑命之哀曰新婦鮮兄弟製服如女在室之服所以報也其愛于舅姑如此事中丞相敬禮如賓晨羞夕膳必拮据而進饑而授飧則一饋趨者

數四宗婣有好問必請已黨必辭辭弗獲而與中丞
色愠必長跽謝不敏至貴不斁終其身安人爲人澹
樸甬笄不好華澤以精敏佐中丞内政繰絲湅練米
鹽瑣細之事無弗親者與臧獲均勞苦椎布操作而
前不知爲貴人也無棄菅無捐薤羣物叢委厝之無
勃豀閨中皆歎自以爲不如也性强識物色形狀及
所從來所自去經年不爽其事中丞邸中見金入有
印文者納笥中封題則否問曰奚自告之故而後納
金幣頗入子姓即有無多寡勿問曰吾人也自中丞
貴安人約中丞之奉施及三族三族庇安人如慈母

矣安人不宜子數為中丞置妾中丞有側室李舉女曰中儀李歿就安人臥起三年痺其左掖側室劉再舉子曰不苟不俗中丞為郎時劉病噎幾殆安人面擁樹二兒而泣曰天乎夫晚有丈夫子劉氏子所依也天必欲奪之則請身之是日劉始能飯久之劉復病疫安人飼之五越月不厭劉病眊語或不孫中丞怒將笞之安人持中丞泣曰夫子忍之微斯人二兒奚恃且其眊也言其瘥也必悔何傷劉聞之泣毋事安人不苟常病癖安人撫之以淚為頮者三歲癖始愈庚寅劉病且篤安人與劉西歸歸而劉亡附身之

具皆極豐曰微獨化者之故抑使二兒無遺憾其慈
覆衆子而推愛所自出皆此類安人辭中丞歸謂中
丞曰予無以報君予歸當爲君致齋祝無恙而相見
其後中丞歸里祭于堂寢始餕中丞病項安人亦方
病瘕然猶日執七爲中丞下食壬辰詣中丞于晉陽
時安人病浸劇中丞退食有饑色安人自蓐掖起爲
中丞爨盖三越月而歿某年月日也距生某年月日
享年幾父某母某子二不苟不俗娶聘某氏女一中
儀嫁某氏孫男某女某中丞諱某以某官封安人今
號安人歿之某年而中丞卜安人宅於某山之原誌

曰余論安人狀有士行者三貯漏于囊不營其筒而營其室賢矣以志事人人亦以志報之不然豈其子則斬而女爲之哀人亦孰不欲貴其富安人嬪中丞于諸生累至膴仕不色喜封題之金必問推斯志也雖以郤萬鍾愼取予一介可也至爲中丞恤亂數進宜子者婦歡合而成子姓若出諸其懷恩斯勤斯即以方樛木螽斯蔑以加矣世稱安人未吞而答內試三十有二至因甄達之訓斤斤繩夫子於正雖其廉也幾乎劇矣未廟見而責婦禮中丞之訓不已亟乎余謂中丞好修蓋亦其性得之安人婦服而丈夫行所

稱好逑者耶丞中深有德于安人而識納燭交儆之辭以示不朽裘褐之婦相夫子以清操顯至其初志委禽而已決矣烏得執媚行煙視之說而與葛屨之詩同類而誚哉遂爲銘銘曰爲于氏也女而喪則主爲呂氏也婦而德則友爲諸娣也君而鞠子之哀也則母唯儉唯勤服義而懷仁宜女嗣振振

趙母姚太孺人墓志銘

趙公以少司徒開府于洛盖　上實念中原重地特出貴臣填撫之居一年而太孺人訃至司徒哭之癲而癉絶絶而蘇蘇復絶者屢焉故事撫臣聞訃須代

至乃得奔喪司徒再疏聞于朝曰臣一母一子相依爲命生無以養死不得視含殮何以稱爲人子臣不得歸旦暮病且死死不足惜誠不忍自處以無母而使母無子且諸臣中豈更有孤兒寡母生離死別如臣者願　陛下無以例繩臣其言絕痛　天子憐悲其意下銓部議竟不候代以歸則介書屬不佞爲誌

徵孺人教忠無以有今日微　天子勸孝亦無以有今日君臣母子間有足紀者余史官也謹按狀誌之

太孺人姓姚氏系出某父處士公某母某氏年十八歸承直君即中丞父承直君貧孺人躬操作佐之事

繼姑李甚謹梱以内無違言承直君始除霸上倉使
滿歲徙小眞村巡徼尉孺人操作如新婦時以佐其
廉承直君爲尉困盜中盜卒聽之解語具李于鱗所
爲誌中解官歸而宅不更鄰田不更畔孺人與承直
君交相賀也曰庶幾不家于官其好自潔如此至所
以佐承直君奉兩尊人則務具甘脆兩尊人時過之
未嘗不極懽去盖數見愈鮮云歲甲子司徒舉于鄉
無何而承直君捐館舍家益落客或風司徒以薄祿
養孺人孺人微聞之曰吾恃粥耳兒何至不能具饘
粥而思苟祿爲司徒乃益發篋下帷辛未卒成進士

則孺人激之也司徒始授衡州理官衡去濟上幾五千里欲迎孺人行不許曰三弱女于歸近我念之更不欲携老扶幼爲汝累行矣强哉惟勖毖乃職毋多念我司徒爲不得已强之官奉孺人教爲理有聲譽丁丑被徵擢南兵部武選郎孺人則喜曰我向以爾女故不至衡今至秣陵矣庚辰司徒上書言五事大意刺時政操切欲以寛大救之忤貴人意錮以楚府右史已復掛黜籍孺人不爲動曰兒幸歸即母子芟牧寧滅爾父巡尉歸日耶及癸未　天子大徵海内忠貞遺佚之士臺省交章推轂司徒　詔起爲祠部

郎孺人隨之長安乙酉孺人疾作司徒請假奉孺人
還濟南疾良已復督司徒之官已丑秋中丞以大毋
李承重歸壬辰夏以奉常起大京兆是時孺人春秋
愈益高矣司徒戀戀不欲行孺人則以大義正之曰
爾以郎署小臣忤當道見錮爲王府長史又不使得
爲長史一旦蒙　天子恩德援擢至卿寺未有尺寸
自効而亟念我我豈須汝活耶司徒瞿然乃就徵旣
入朝中外益歸重自京兆尹晉廷尉以少司徒出撫
河南司徒旣奉母命出又感　上恩至中州拊循咻
噢不遺餘力會河患大作瀕河諸郡縣漂沒廬舍禾

稼畜牧不可勝數司徒晝夜循行諸河堤與諸大夫擘畫利害條上行之陳直指謂中土水災趙司徒德政皆百年未嘗有也識者以爲知言司徒旣痛失其母中州民亦痛失司徒如其母去之日遠近皆哭助司徒悲哀左右從官皆泣莫能仰視孺人以今年八月初四日卒距生正德己卯二月九日享年七十有五子一人曰世卿即中丞世所稱南渚先生也娶孟氏女二一適王閎玄一適張鳳翔孫男幾人諱某孫女幾人字某孺人生十八年而歸承直君歸三十一年而承直君歿稱未亡人又二十六年而卒以某年

月日與承直君合葬于城東祖兆孺人自爲新婦至
稱太孺人中間順逆悲歡之境日接日新而居常自
信謂司徒曰不可知者祿也不可不知者心也天之
成人往往以窮困士柰何不以困自成司徒慷慨多
大節操行甚苦立義皎然不欺雖中蹶不少易本孺
人之教也孺人性慈而毅儉而好施育子女哺而食
織而衣小失輒督過之無所假貸身椎布浣澣而宗
族外家待以舉火者數十百指無不人人厭其意其
知禮類缺大夫妻其食苦類孟德曜其習勤類文伯
母其稱引大誼洞達盈虛又一似有道者非復閨閤

人語是爲銘銘曰謂尉微耶不畀而虐惟婦也廉謂
司徒尊耶歷阨而堅惟母也賢可知者人不可知者
天旨哉斯言其德不遷以永其年厥祚以延上聞于
天下賁于泉天不可知斯語豈然欝欝芊芊斯天水
氏之阡

給諫白公元配陳孺人墓志銘

陳孺人者延州指揮世相女而給諫白公配也戊子
夏六月給諫偕余奉　命校士于楚既撤棘孺人以
病亟來告乃從間道乘遽而北至洺州給諫察僕人
色有異且疑且信巳而遂信之悲不能自止余從旁

慰解故萬狀給諫君曰余少而孤就居于陳陳則吾室也而吾家焉諸子女總總于前而未成立也臥起保持惟余是依余父也而母夫少而相煦相濡貴而相從出而病入而亡焉則且奈何蓋孺人歸給諫二十年矣性醇謹慈惠井井持家政內言不出閫而閫以內鹽米瑣屑不以煩給諫君事太夫人躬自操作具飲食太夫人之歿也相給諫君始終無違禮以給諫君治邑課最受封爲孺人孺人既貴而布衣蔬食如舊時給諫君稱曰自吾貧而未嘗知吾貧也吾有祿仕不貧而未嘗忘吾貧也則孺人以也給諫既報

命則請假曰吾悲與之俱出而不與俱返也卒持孺人喪以歸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地子二可尚可容皆聘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楊公孫女女二長受聘長史李賦直子次未字以余覩給諫君凛凛德讓君子兩子尚少然皆頴異足世其家吾以是徵孺人爲孺人銘銘曰延川膴膴雙劍躍赤厪莫邪折其鍔長鋏悲鳴安所薄寃兮歸來於此託翮何姍姍委玄漠土返其宅永歸[谷巠]千秋九原其可作

延安守石公元配馮宜人墓誌銘

宜人從延安公行也余送之門中低回不能去余亦

心怦怦動焉居二年而宜人訃至夫其怦怦心動者永別也夫余旣設位而哭已乃搜其遺行爲誌宜人者余祖芹泉公長女而延安守石公元配也以延安公爲度支曹郎寔始封爲宜人延安公者少澗公仲子我祖與少澗公並有聲于齊魯閒又相得驩甚故以女許歸其仲子少澗公之卒也我祖方官京師手其遺書涕泗沾襟而不言宜人心知其爲少澗公也俛而泣却鮮衣不御當是時宜人生九年耳我祖以大行卒于盧州祖母蔣太安人不勝慟瀕死者數矣母泣女亦泣已而更相慰也已而復泣左右侍者皆

泣莫能仰視家故貧不能給饘粥寒夜機杼燈火熒
熒也上寬母而下保持弱弟與妹儼如成人焉笄而
歸延安公公旣失怙恃家復中落宜人攻苦茹淡拮
据萬狀延安公喜讀書而善病病無所得醫藥則取
之簪珥病已輒讀書而宜人操女工伴之率以中夜
爲程不中程不休及延安公貴更劇郡縣宜人所爲
贊佐箴儆公自以爲不減一益友云宜人舉丈夫子
一人復爲公聘副簉于張張舉二子愛其所生子不
畀已出長君之歸娶也宜人不行及次君兩歸娶輒
自行人以爲宜人愛少子甚于長宜人曰吾非以峻

加嶠吾視峻不異嶠也夫嶠也長峻也少故須自行耳宜人慈惠才敏有至性目不識書而往往暗與大指合奉母至孝一飯而甘必以遺母每歲春具牛種使僕爲母盡南畝而止居嘗痛不逮事舅姑歲時伏臘躬自脩具以祭祭未嘗不與延安公相對流涕也事叔翁及嬸隨所須不言而具手所製衣至盈笥叔翁撫衣笥感泣而祝曰願世有賢子若婦如婦奉我即可稱孝矣處長姒張宜人甚謹意常自下張宜人卒繼曰高宜人高宜人少宜人終不以少故失事嫂禮嘗自謂事嫂如母事繼嫂如嫂也視其子若女如

子女也姻戚或持內政以間不數語而決各當其意去故夫家父母家內外始終無間言宜人在延安時病且革延安公禱于太白山曰大命不敢徼請以神之靈得假餘息及故郡而死死且不憾禱已乃蘇而會長君至遂行輿棺隨之及家而卒宜人少時當兩家艱難之際我祖母微宜人幾無生矣而延安公微宜人亦幾無以爲家及家君與延安公仕于朝宜人見兩家貴顯者且二十年不佞世不敢忘太安人之勤而延安公亦不敢忘其家未造時則何能一日忘宜人也宜人生于某年月日銘曰昔在中葉如氷斯涉

寔惟宜人是贊是攝褰衣恤緯式襄其節煢煢集蓼
式佐其業以我代與伊誰之烈高山之原有封馬鬣
墓梓可材庭蘭方茁千秋萬歲光此閥閱

張母饒太孺人墓志銘

饒太孺人者龍山張公配而吾郡司理君母也張爲上杭名族與饒稱鼎足饒翁長者娶何氏實生太孺人太孺人端謹有度年十七歸龍山公龍山公父曰其公母羅夫人大父其公大母包夫人皆媲德而壽龍山公業制舉有聲嘗欲負笈遊友天下士而嗛嗛念大父母父母計猶與未有所決太孺人操作而前

曰請代夫子養四尊人每食躬脩具以進意所欲予
予之平居有所親愛亦親愛之即左右侍者人人以
太孺人爲親已意有所不可居間調劑皆得其歡龍
山公以其故脫身遊無内顧卒爲聞人某公及某公
相繼卒太孺人事包夫人羅夫人最久包夫人壽百
有十歲羅夫人亦八旬有奇垂歿而祝曰吾無以報
若願若壽如我若得賢子孫婦如我婦也太孺人舉
三子伯子明經貢于廷仲以諸生受冠服而司理君
以癸酉舉于鄉司理君就試時龍山公病甚依膝下
低回不能去太孺人以龍山公雅志成名無所就即

死亦且責報於子奈何不養志而規規孺子慕爲勑
伯仲居視疾謂司理君汝其行乎汝父且待而以暝
司理君得雋兩月而龍山公卒太孺人哭之如敬姜
哭穆伯也比司理君來吾青奉太孺人登車不可則
戒之曰汝家世積德以發祥於汝司理刑官也奉三
尺法立能生死人爾能使一郡亡冤民乎以此養爾
先人志于地下賢于列鼎而養我司理君受命惟謹
居期年平反寃獄以百計齊中皆稱其廉平方介使
迎太孺人就養太孺人以病卒于家太孺人生正德
巳巳五月二十二日卒于萬曆丙申五月十五日得

年八十有八而張氏子孫並有孝德以光大其世略如包夫人羅夫人所祝矣蓋於是知有天道焉伯子憲選貢生娶劉氏仲聰儒官娶丘氏季郎司理君恩娶李氏女四皆配名族孫四應奎憲出應庚聰出廷謨庠生廷采俱恩出曾孫凡三人皆幼將以某月某日歸窆于珊瑚鋪問銘于余先是司理君至郡廷見士大夫問百姓疾苦與先公語相得莫逆也按行部中至郡北堯山下而善之比于公叔文子之瑕丘間以語先公及先公亡祿而司理君亦有太孺人之喪泣而相弔因理前語指示其處以君之教先公得歸

骨于隴土執筆之後豈敢以喪爲解爲之銘銘曰爾井爾曰宜爾姑舅惟其婦爾箕其爾帚其行則友惟其偶爾德之茂爾祉孔厚爾階惟蘭弗惟莠惟其母我丘我隴爾于營矣爾堂爾斧我則銘矣觀乎九京魄乃寧矣千秋萬歲以此徵矣

處士姜公配陳孺人墓志銘

陳孺人者故處士姜公嵐配也父東溪公東溪公生二丈夫子一女子其愛女甚于丈夫子歲時所入輙以其義予女居久之而讐家誣長子茂才君殺人茂才實不殺人爲吏所文致不能自列而其家已漸落

東溪公夫婦顧孺人而泣孺人意解盡出其蓄數百金曰以佐兄急事以故得已笄年歸處士父近山公母王孺人近山公以貲雄里中稱賢豪長者生四子處士其季也顧獨倚辦季子曰季子類我故處士操其奇往來廢著于江淮吳粤之間人以比陶公少子云孺人歸處士五年生女而處士客死訃至一慟而絶久之乃蘇曰嗟乎天乎余之喪夫子也又未有三尺之孤寄蒸嘗者請從夫子死爾瘨而殫絶王孺人撫之而哭曰嗟乎天乎余既亡子復亡婦當復亡孫女亦復亡我且奈何孺人矍然而起乃始稍稍就飲

食内哀毀骨立而外自寬以安王孺人斥簪珥以養王孺人故王孺人且老喪兩壯子而形神不衰處士沒十三年以所生女歸余又五年余成進士官京師孺人至京師視女病女病良已孺人裝爲行女固留之不能得送于門中女曰母獨一女在千里外奈何不少留茲別也怦怦心悸焉女故善病相見止于此乎母曰是何言余足行而心折若母幸壯能數來視汝奈何家有九十之姑而久處于此相對而泣左右侍者皆泣孺人遂登車去歸舍拜王孺人堂下王孺人常稱曰吾亡子而得婦是有子矣居無何而病有

使來必囑曰若秘無言無以憂女若壻病且亟王孺人為延醫視疾孺人謝曰未亡人宜從夫子久矣今得以天年終為夫子掃除地下幸甚終不使他人屬手而軫息竟不視疾以死余微聞孺人病狀請使于代既竣事疾馳之而孺人以未至十日前卒母與女竟不及一見抵面而泣于門中者蓋永訣也夫死生常理其無足怪顧孺人所不以身殉夫子者謂何古稱殉死易立孤難彼猶有孤可立耳若奉一老母與一弱女忩存歿而權生死此其情視立孤何如哉余數歲時小坐孺人前輙問若長何以待岳母對曰以

匹敵猶母也請得而卒養之余既不得卒養孺人又以余故使孺人子與母不相見甚慙負余言於是請于直指毛公表其閭復爲文誌其墓誌曰哀哀黃鵠止于梁有嬀之後歸于姜于歸于姜兆睽孤其始孔嘉後卒瘏雖則卒瘏心靡渝胡死之後不及夫胡死之先不及姑茫茫窀穸與恨俱我銘昭之慰黃壚

馮琢菴先生北海集卷十七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十八

齊郡馮琦用韞著

行狀

貞靜先生行狀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謚文恪余公行狀

蔣太恭人行狀

中憲大夫開封府知府鑑弦宋公行狀

貞靜先生行狀

余叔貞靜先生本軒公卒於冶水余設位而哭爲文祭之更數日乃得其遺書託余以三尺之孤以家事任詢詢所不能辦者任余余心碎矣忍復聞此言乎再逾月而葬謹紀其言動狀以俟大君子哀而銘之

叔諱子咸字　甫別號望山已復更曰本軒葢其志也父冶泉翁母李夫人少而失怙李夫人慈母也而嚴父既長娶冀端恪公女丙寅爲郡諸生癸酉舉於鄉一再與計偕退而隱於冶水之上以紹明道統爲已任讀書力耕以没其年初從端恪公聞濂洛正學

斷以聖賢必可爲以莊敬自持一切積習力祛之世
俗所共趨力矯之曰勿目虛悏爲開闊勿目放恣爲
灑落尺尺寸寸而已世以爲拘吾無恤焉丁亥讀書
於宋莊時時靜坐喜而自得曰道在是乎吾向不識
虛靈之體而從事於莊敬若徽纆束縛然者故去道
遠夫學須靜信矣其大肯務在識心體而涵養之以
推及於禔身應務皆設誠而致行焉少不及事冶泉
翁事母甚孝母病食不知味寢不解帶逾年卒哀毀
骨立泣盡繼以血餘息僅屬舅氏貧不能自存公薄
田數十畝常臧口食以奉之事之如諸父禮居常嘆

俗失世敗始於禮亡欲酌古今纂爲禮書推行宜自宗族始修家廟定祭享儀立族約設好會曰敦睦曰凡我兄弟無相遠也以傳之子孫世世春秋伏臘無使有廢祀毋敢不躬請毋敢怠不如禮事兄長甚恭撫子姪欵欵篤至未嘗不教之以正晚舉二子曰琬曰琰甫釋懷抱即口授句讀拱揖端立皆如成人治家宗顏氏家訓常以義勝躬秉耒耜佐以陶冶自食其力人饋之無所受曰恐吾無以報之恤困窮視義所安無敢過曰恐吾無以繼之公居冶水貧民環而依之者百餘家癸巳歲大侵公身爲倡宗族兄弟與

其鄉大姓皆出粟貸貧民公親劑量其多寡貧者遂予之貧而有地可耕穫者予之而取償於豐年明年稍豐鄉人爭還粟裒而聚之設義倉以備荒死喪者亦得取給焉與父老約各以禮義督訓其子弟無敢干有司法鄉人率其教多爲善良與人處初落落不可合久乃益親客至不張具班荊而語刈蔬而食之與士言士與農言農無餘言有一善亟稱詡之有過婉詞正之告之以過未嘗不受也曰責我者是以全人望我也不然則視我爲庸人也我亦不敢待人以庸人凡公所稱詡與所責讓者退而皆自喜也其生

平最驩無如司寇朱公其次唐茂才在家庭愛某猶子也訓誨之如嚴師於鄉人好馬君馬君卒哭之慟徒行風雪數十里送葬公自是始病矣病劇朱公及余皆薄遊京師獨茂才旦夕視公病百餘日至廢業鄉人義之公既卒耕者陶者負擔者皆掩涕聞四方之士不識面者聞之亦爲咨嗟太息云所著書如日進劄記自警私錄耕餘筆談讀禮抄記往往有深識精詣然不欲以著述名或謂公何以不就省試曰禮異翹弓情非捧檄何僕僕公車自炫鬻爲然則謁選乎曰古道之亡也久矣不量鑿而正枘秪取辱焉或

問爲學曰須剛須恒不剛不決不恒不久問敬曰惺惺之謂敬檢束非敬也問廉曰靜則廉問應事曰凡事歸之當然欲高人則害本體問處人曰和氣誠心不可出理之外問立身曰有志士不忘在溝壑之意則能立矣事無與人相干涉則灑然矣鄉人皆好之如何曰狥俗者無志問處小人曰不惡而嚴能自守也自守可以化小人不然即爲所化矣平居議論類如此大畧行誼似曹月川涵養似陳白沙平居論學以程朱爲歸見近時喜談佛老雖舉一世從之意不謂是而其所宗以爲眞是者雖萬夫必往百折不易

也吾友鍾淑濂稱之曰貞不絕俗隱不肆志孔門四科虞廷九德其人乎識者以爲知言學者稱爲貞靜先生享年四十有九子琬聘孝廉王君女琰聘明經周君女女許聘司寇朱公子皆幼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謚文恪

余公行狀

余自己亥奉詔起家世用三馳書招余余至世用曰急欲見君者欲以身後片石相託耳因具道少時困阨狀語未卒而泣時世用已病數上章求去　上輙慰留不許余與同年諸兄弟更日訊之世用自力起

見客榻前相勞苦如平生曰詩所謂死喪無日無幾
相見者也諸兄弟不忍聞往往以他語亂之七月望
始謝客勿來中夜余夢世用使使來曰病亟矣無可
憾者有一語與子未及言耳夢中視日影半西楹上
余寤大呼涕泗承睫攬衣步及於庭中夜使人問世
用世用尚無恙晨起日影上西楹之半而世用僕來
告急車及蒲胥之市世用已屬纊矣傷哉子前徼欲
有言而我以他語亂子也今即欲起子問一言可得
乎我之愛子以姑息即不知子所欲言者何等也爲
家事也子生平不問家世事耶非余所敢聞也嗟乎

傷哉世用遽永別乎公諱繼登世用其字也別號雲衢其先越人永樂中高祖士賢官於燕占籍於交河縣東五十里泊頭鎮士賢生珉珉生誠誠生信信饒於財稱廉賈生伯恩卽贈宗伯公也配褚氏繼配陸氏而生公贈公以貢入太學授東昌幕薄遊臧父之產卒於官而陸夫人亦先公一歲卒當是時公生八歲矣煢煢憑兩棺以歸族人欲攘其業爭欲死之竟不死則屑薪其閒而燔之火及門而熸公復得不死公自少醇篤喜讀書志意如成人年十三補弟子員數試高等族人始不復謀公十幾歲委禽於某氏甲

子舉於鄉丁丑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其學務考
國家故實及前代治亂所繫不喜爲浮詞每試輒後
公夷然不爲意及試肅雍殿賦限以嚴韻詞鋒從横
亡窮當事者始以爲才而亟㧞之公亦夷然不爲意
也在館局三年未嘗尺寸易其度歲己卯授檢討以
大慶恩贈父東昌公如其官母褚氏陸氏皆孺人辛
巳奉詔直史館時應制有所結撰多稱　上旨每休
沐接士大夫以慎容朴茂自將即同館諸兄弟時時
爲好會縱心酣暢抵掌無所不談公落落穆穆無能
窺其際者癸未分校禮闈校文務以典正絀浮華士

不取是歲纂修會典丁亥會典成陞修撰賜白金文綺戊子使於周藩却餽遺無所受歸渡黃河中流而舟膠波濤撼之聲如雷柁折舟人皆泣公具衣冠而禱曰予以使道於河逢神之怒舟膠不渡予小子之罪也以予小子故而至震驚龍節神亦有佚罰惟神實圖利之禱旣而波恬如或翼舟以濟己丑充經筵講官已而陞右春坊右中允充日講官偕余以通鑑進講故事經筵多獻替之言日講衍其義耳世用與余約　上久不御講講臣無所關其忠稍稍引古誼傅時政以獻治亂得失皆具陳其所以然或庶幾以

三百篇諫言者亡罪聞者足以誡也辛卯典試留都既撤棘進諸士而醮之曰與諸士約有如余服官而自私自欺以干清議無以見諸士諸士有自私自欺干清議亦無復相見也諸士皆凛凛佩服之壬辰陞右諭德典試武闈是歲增額二十人癸巳陞左庶子甲午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充正史副總裁修武宗毅皇帝紀乙未充廷試讀卷官已而陞詹事掌翰林院事丙申大內火公偕講臣上章引劉向不學道厭妖火焚宮以諫疏入不報是年擢禮部右侍郎戊戌充會試知貢舉官申飭令甲加嚴以三品滿

課其績最予三代誥命任一子國子生是年陞左侍
郎署部事自公爲中允至今官皆兼日講而余以省
覲歸凡余所直日亦公進講故其在講筵最久獻納
最多歲時受　上賜予白金文幣廷臣無敢望焉已
亥擢尚書上疏辭得旨卿器裕學醇講幃著績簡司
邦禮出自朕衷先是九卿推至再公名最後　上竟
用公蓋特簡也公初爲史官吶吶似不能言者及典
秩宗持大體規大計矻然如山不可動搖雷擊　太
廟樹公上言弭災以實不以文今所謂修省皆文耳
不　郊祀不　廟享　皇長子不婚不冠不冊立而

礦稅日亟· 祖宗寧無望於 陛下乎霆怒氣也兵象也循理度勢恐有窮苦之民弄兵潢池中者此時而泄泄循修省之文欲以應變回天豈可得也疏入

上嘉納焉是年秦晉齊皆地震南都雷火西寧鐘不擊自鳴紹興地出血公復上言四方所報二氣舛錯之狀近歲未嘗有也天視聽寄於民今畿甸郡國百姓苦於征調催権織造開採各欲以情訴於 上而不可得計惟有仰天而泣耳天不言故以變異譴告 陛下人情愁苦鬱爲無聊無聊之民易動難安漢臣徐安以民困主不恤下怨上不知爲有國之戒

賜陛下以愛民實心爲應天實事罷諸弊政不便於民者疏入　上報曰仰承上天仁愛深用警惕群臣宜增修其職以祈時和毋以虛文應巳亥播州酋楊應龍叛破綦江城　上徵諸路兵討之公請罷四川礦稅以佐兵食寬民力不報九月太白經天秋道山崩復湧土山五公復上言天不和寒暑隔人不和貴虎生地不和丘阜出方今星纏失度水旱爲沴太白晝見甚且經天此天氣不和也鑿山開礦裂地求砂以至地不能固脉而山崩金不能生水而川竭坤不能奠維而地震此地氣不和也閭閻窮困加以必

不能止之誅求帑藏空虛責以必不能辦之珠寶妊
民蟻聚中使鴟張世變如亂絲民命如累卵中外大
隔上下不交此人氣不和也戾氣凝而不散怨毒結
而成形陵谷變遷高卑易位是爲陰乘陽邪干正下
叛上之象羣臣者　陛下子也臣子不能動　君父
言愈數愈厭　陛下者　天之子也天以非常之變
感悟　陛下尚可恬然不爲意乎不報公見士習澆
躬行喜浮說離經叛常深以爲憂上疏曰　祖宗設
學宮頒布大全諸書爲聖經翼别白黑而定一尊比
乃有倡爲異說竊佛氏之餘以爚亂天下之耳目甚

相推挽靡然從風謂傳註爲支離謂經書爲糟粕謂躬行實踐爲迂腐謂人倫物理爲幻妄謂紀綱法度爲桎梏謂禮義廉恥爲虛僞惟一了此心則踰閑蕩檢皆爲率性矣新學小生轉相崇尚雜入文字名爲新說宜絕其道勿使進其於端士習統聖真非小補也公始以貳卿署部事數月請皇長子選婚疏九上及正席南宮疏請建儲及行冠婚禮者三與羣僚同署名以進者五即病肺咯咯不休猶伏枕具疏草每談國事潸然流涕曰大禮不舉禮官死不瞑矣今歲三月聞詔旨將有事於　東宮趣禮部具儀公瘠甚

扶掖起視事會次子卒公病轉劇數乞歸不得請卒
於官公既受　上知翕然有爰立之望推閣臣者凡
四　上方以金甌覆之會有後命訃聞　上深悼之
卹例予祭葬加祭一壇贈太子少保諡文恪公性忠
直有大臣之節善執持重許可一顰笑不輕假人貴
近無敢干以非法士大夫與語無敢及非義僚屬有
不當即正色訶之或時對客詈其僕隸驟見不能堪
久而知其無他乃更服其嚴正真致而敬信之當其
怒若不容人吐一語及人告以過輒斂容謝客朝聞
夕改不俟明日矣使於汴與余別交相誡也謂余篤

語及慎交余曰子性太急少緩之兩受其語而載之使事竣報余曰敬我者我不得不加禮慢我者我不敢不加禮以此往返未嘗與人忤奉足下之教也生平遇事慮而後動咨詢定而後發一發即賁育不能奪議禮議謚議科場及議東事封貢請兵請餉侃侃持正無所回撓廷中皆服其平居官廉以節儉佐之操持甚苦然未嘗以行能驕人終身不置姬侍不營產業曾學士過其家茅屋數楹蓬蒿沒人嘆息而去執法不受干謁亦不以一事干人次子道一累試學官皆見置楊夫人欲求為道地公曰子而才自當得

之不才自當置之郎郡邑小試終不肯爲一言公產既薄又時分給親族比歲大侵傾廩以食之不給廩至就公於京邸公復分俸給之里人皆嘆公貴而能貧貧而能賑人不可及也公既卒同袍諸兄弟哭而酹之素衣冠送之流涕從橫不忍相視巳而相與憶其生目不視淫靡口不道僞妄身不踐私曲居不營豐蔀表裏洞達無少隱伏跡其終始可謂貞矣爲文典重懇至以意識爲宗不喜浮辯綺語詩法孟浩然尤長於古風所著文集若干卷通鑑進講録五十卷

國朝典故紀聞十八卷行於世生於嘉靖二十三年

八月十九日　卒於萬曆二十八年七月十六日

享年五十有七娶楊氏封淑人男二長道行官生娶翰林院修撰徐聯芳女次道一早卒娶宿州州判常自省女女二長適監生常執敬陝西狄道縣縣丞常自修男次適生員王亮芳陝西鳳翔縣知縣王命男孫男二廷彥道一出家彥道行出孫女二俱幼

蔣太恭人行狀

蔣太恭人者助教吳崑麓先生配也不佞初從先生游考德問業課文藝已而會食太恭人時於屏間矚諸弟子謂先生曰末坐最少者誰也其度異於諸生

其食馮生有加篤使僕告之曰子尚良食吾猶見子之達也久之不佞隨先君之雲中先生出爲汀州倅解組去踰六年卒又數年不佞執經侍 上講幃時請於當事願一移官留都以其便哭先生墓拜母堂下而竟不果也歲丁酉不佞方居廬而長公以太恭人訃來告且屬爲狀自顧斬焉衰絰不能執筆爲文顧藉先生之教以有今日太恭人知我愛我皆異於諸門人不佞所爲報至淺鮮矣當其葬不能使有聞於世心何以自寧謹以夙所睹聞論次之太恭人姓蔣氏生父曰三山公爲諸生與思夷公兄弟也歡甚

亡聞視其女猶女也故以畀思夷公育之太恭人少
而婉娩有令德通書大義不喜爲芬華年十六歸先
生當是時舅姑皆已卒繼姑徐孺人操諸子婦嚴小
不當輒譴訶母委蛇受之先生日治書不治家人產
又歲大旱太恭人盡出嫁時裝給家費取野蔬雜米
作糜以相餔也歲時閨閤之會諸娣姒錦綺相錯母
衣敝衣操作而前諸娣姒始相笑已而斂容禮下之
先生性豪爽意所不可百夫不可奪顧亡宅腸語次
輒罷去急時太恭人恬默無所言及先生意消從容
具道所以然先生未嘗不稱善先生名滿天下天下

延頸願交者執贄願爲弟子者屨滿戶外太恭人撰具以食客未嘗以貧爲解先生舉於南畿屢上春官不第領長垣學博士意默默不自得太恭人從旁慰解之曰士詘伸何嘗之有官一命邑十室弟子百人豈遂不足明志哉先生舍然大喜至長垣學使者傳公檄大名郡諸生茂才異等者皆受學先生設絳帳延諸弟子湔其舊習口授之學成爲名卿大夫者踵相接也召入爲國子助教弟子益進太恭人持内政躬自節約以佐先生廉先生不復内顧海内談經學士以先生爲歸先生居國子三年課最忌者出爲汀

州別駕先生與太恭人相視而嘆也曰吾束髮受書四十年未嘗後人而慊慊一第今復當折腰事貴人乎太恭人曰士涉世譬之俊鶻一不中則翛翮雲外耳以夫子積學操行耕而不獲猶有天道必於諸兒取之於是先生上章致政以歸名其菴曰未了蓋其志也先生歸二年而長君成進士更三月先生卒又數年而諸君相繼以文武起家爲時聞人長君某歷官山東觀察副使次某平峪令次某行都指揮事守備寬佃次某國子生次某叅知江西政事當諸子少時先生授經義先生出遊學太恭人程督之如先生

母子皆蔬素不大寒不衣綿不大暑不衣葛曰豈與
諸子有愛也不爾恐損其志長君爲衡陽理迎太恭
人就養及官戸垣復迎至金陵更數月皆以病歸諸
君既貴遷秩及奉使皆過里中兄在官弟歸弟在官
兄歸往來如織當其別念其遠也持之而泣已復念
諸子宣力展采爲父母光寵復自快也歲乙未太恭
人春秋八十高矣憲副歸自閩守戎歸自薊太學歸
自燕叅知歸自豫章獨次君新受命爲令不得歸四
子者率諸孫諸曾孫稱百歲之觴各張具出四方修
髓綺紈以進歌名賢大夫詩章以樂之遠近親賓皆

來會極飲數日而罷雖嚴嫗萬石之貴王母少廣之坐未有以逾也初長君以理官考最詔封其母爲太孺人已復以參知君四品考最封其父江西觀察副使毋太恭人太恭人語諸子曰若父所未了者豈獨兒子一第老人一命遂滿意哉受 明主恩若輩何以報悲夫吾與若父偕受命而不偕見也擁袂而泣諸子皆泣諸子過家拜膝下必促之出曰無以老人曠官守也諸君既奉母命以出季君以磚廠事詿誤削秩二級歸子舍數日而太恭人病亟季君視含斂焉磚事與季君不相涉竟坐之然非以微罪行即不

得歸亦異哉既革季君泣涕榻前受遺令曰吳俗將逝即召人環尸誦佛男女雜遝吾甚不取又設祭道左殺羊豕牛鹿以靡相高此何益死者徒使物受其割裂汝勿蹈此違吾意也遂瞑太恭人性勤厲節儉每淩晨而盥中夜而寢事無鉅細必躬親爲之閫內肅然居處必莊無惰容無忤視無褻語積纖累微以昌大其家諸子嘗貴時以鮮衣進輒命藏之服澣濯攻苦食淡如故事繼姑如姑處娣姒如兄弟字諸媳及孫媳如子孫御姬媵及僕婢皆以恩勝尊卑少長人人謂太恭人親已享年八袠受天五福海內無不

知有太恭人者其德慧福力眞相副已

中憲大夫開封府知府鑑弦宋公行狀

客歲余伯舅鑑弦宋公卒于汴余旣設位卒哭思論次其行事輒潸然不自勝作而輟者久之今葬有日矣則奈何以不自勝之故令舅氏泯泯也乃始收淚爲狀公諱伯華字汝含別號鑑弦其先昌樂人也世爲元錦衣千戶洪武初徙家益都自公高祖君用始君用生剛剛生瑜瑜生臣領棗強簿有惠政生延年郎公父一川公也一川公以春秋第一人舉於鄉官南京禮部司務性方嚴喜任高節面折不能容人過而

公以雍容博大喜慍不形與人語惟恐傷之其操趣稍異然齊魯間語質行以公父子爲稱首公豐頤碩幹望之魁然日覽數千言爲文秀朗有奇致年二十試于令令不謂善也而督學吳公以爲國士大奇之是年領鄉薦明年省一川公于魏一川公官留都奉太夫人居里中一川公卒擗踊孺泣勺飲不入口三日杖而後起自初喪至禫除無違禮即數年後談及一川公輒泣覽其遺編未嘗不廢書伏而泣也而太夫人亦以悲悼髮盡落公旣內不勝慟强自寬以安太夫人旦暮躬操具更容貌而前久之太夫人鬒髮

蓋生人以爲壽徵而稱公純孝之感云戊辰成進士授宿遷令明年大水河隄決溺死者不可勝計其不死者坐樹杪枵腹待命公慨然大息流涕曰民急矣以令之不德而召天災終不令民死令獨生盡括贖鍰佐以薪俸駕小舟漂泊風浪中因民所止就散之徇於衆曰以爲爾一朝之需其忍須臾勿死也吾得請于上矣部使者持錢穀且至矣邑人乃安於是夫發倉粟賑之寬賦已責輕徭免役與民休息民忘其災治成擢兵部職方司主事以　主上登極詔贈一川公如公官封母陳爲太安人已而介巡邊大臣覶

晉代之師故事使者出邊將蒲伏受約束大吏負弩先驅傳呼甚寵然亦多輿擾擧刺不至境而決公獨以爲將吏不宜責苛禮第當按功實爲賞罰擧刺有不當堅持之多從公議旣報命束修之問無所受邊人之言曰惟宋司馬不可干以私遷武選司員外郎車駕司郎中擢淮安知府是時 天子興宣防瓠子之役器具工力一切倚辦于守又當孔道舟楫麋至皆不能無責望公度土工應賔客暮始理郡事郡僚皆受事河上公兼治之至中夜或申旦乃罷其治持大體不苛小務以仁厚持百姓心而休其力世以比

長孺侍御史奏公無赫赫聲多悶悶之政主爵曰世乃有以悶悶之政論調者乎何以示天下會河工竣天子念守勞苦加三品服俸視府事如故公之入覲也大中丞遣使持驛符送之而是時郡國吏皆乘傳行論者獨列上公等數人名遂奪上六秩以歸既歸復以慮囚事奪二秩緝獲論報不在守守以去獨坐之士論皆爲扼腕公顧夷然不爲意日彈琴讀離騷賦詩詩語遒麗有建安大曆風骨與唐茂才惟安張明經希望朱侍御文甫家叔鄉進士貞甫爲韋布之會時相過從課古文執出入無騎從脫粟飯蔬具

率意而語或至移日時人稱爲素交居久之御史言驛禁過嚴非　朝廷厚下之意失士大夫心于是以乘傳謫者皆得稍遷而公亦起補東鹿丞歲中三遷歷永平府推官河南府同知擢開封知府開封多强宗大族稱難治前太守皆得罪去公至罷煩苛務爲簡靜大略如治淮陽時所知或謬規之公所治省會地宜有科指聲跡自表見公笑謝曰以繁治繁逭多事無益靖民之路不擾而已其治無剋核搏擊之跡而一時有能名吏皆出其下治開封一年而病貌癯甚猶日坐堂皇視事長君繩武馳省之則病且革矣

遺教子孫務爲謹約善事太夫人遂卒卒之日一路皆哭如喪慈父母焉公天性至孝事太夫人蒸蒸色養未嘗越宿而遊鄉曲友朋之會未嘗卜夜即至夜亦必請太夫人起居而後退歲時集族人諭以禮讓悍者亦循循惟謹貧不能自存者皆仰給于公兩守大郡家不滿千金食無兼味衣不重采居鄉無尺書干有司與人處油油然各滿其意去生平未嘗見其忿怒之色道逢醉人詬公僮僕愕欲歐之公咲曰奈何與醉人較豪族某與公從弟有隙坐其門詈之并詈公公避匿不出人益稱爲長者識者謂公醇謹類

石舊治行類劉寬雅量類黃叔度君子以爲知言公生于嘉靖十七年三月初十日亥時卒于萬曆十三年九月十三日申時年四十有八娶鍾氏封安人廣宗令熈菴公秀女子繩武茂才娶家伯茂才仰洲公子臨女孫鎮聘劉茂才音女女孫二長未受聘次許聘白茂才采子所蘊馮子曰汴蓋有張諭德云諭德左遷余往唁之諭德曰失位何足弔失良太守足弔耳四十年中守汴者無如宋公今已矣余始聞公計也當公守淮陽時吏道刻深好聲務能而公獨用寬大爲治見以爲悶悶緩于效公去淮且十年一時聲

能之吏漸以湮沒而公去後獨見思吏民入都下者
見余未嘗不涕泣也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夫道
民之本豈不以誠也

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刑部尚書白川劉公
暨配王夫人行狀

劉公諱應節字子和別號白川其先咸平人有諱全
者以判濰州因家焉遂爲濰州人全五世孫大深生
輌輌生潤即贈兵部尚書公贈公娶于韓而生公少
穎敏日記誦數千言垂髫補博士弟子聲籍甚癸卯
以詩魁東省丁未舉進士己酉授戶部主事明年庚

戍秋虜入古北口直犯京師咸寧侯鸞以大同帥入援總天下兵行大將軍事尾虜後詔發旗牌若干車餉之大司農李公謹推擇可使者時虜騎充斥衆噤不敢對各相顧失色公毅然請行曰此臣子授命之秋也行之日人人爲公危公亦自知不可測私語所親逾七日不還當遣人送吾母歸吾手足及髮皆以絲爲識勿以血汚爲異也夜漏下戎服單騎護車以行走橫尸中馬屢躓屢起道渴求水積尸塡井不可得捧潢汙飲之手盡赤視之皆血也至順義東遇紀功御史邢公驚問曰公何以知大軍所在公曰吾詢

烟夜覩火是以知之邪公曰雖然虜零騎焚刦亦往往有烟火起惟視烟火衆多處迺可往耳公至密雲餉軍三軍皆欣欣焉時鑾掖　上寵得以秘封達御前勢張甚公投一空刺長揖均禮鑾啣之思所以中公會陸都督炳以軍興乏食中計部大臣　上怒奪尚書以下官令冠服領事鑾見事以前决遂不復言公迺得免前後行虜中凡十三日傳言公已遇害王夫人持子元功泣井上曰傷哉孺子果若人言而父死忠而母與若死節孝耳既旋家人驚怪且哭且却公徐曰是何足異惟是數萬勤王兵不能發一矢僅

尾虜出境可謂痛哭流涕也明年権税清江浦釐夙蠹清奇羨厰歲入草直百餘金悉以充公費督漕駱中丞聞而賢之一日指郎舍顧目公曰郎廉至此耶爲發漕羨百金佐工費公受而貯帑中去之日封識宛然壬子宣大饑奉命賑之軍民更生者數十萬癸丑三年課最封公父如其官母韓配王皆安人尋轉員外郎遷郎中時西北用兵轉餉無虛日公佐大司農度支井井甚具乙卯出知懷慶府王恭人從而後道東阿侯中丞置盤飱加幣焉恭人却不受曰未有夫子之命也侯公聞而亟賢之公治郡緩徵斂均徭

役除百姓所疾苦是秋泌水決城垣不浸三版公冐雨
率衆補葺之城以弗壞亡何以外艱歸郡人思而尸
祝之語見名宦記中服除赴闕下時分宜子蕃專選
法通金錢鬻官逾歲不得補會御史楚侗耿公言狀
始補順德郡郡當南北孔道輪蹄交錯供億浩穰民
不堪命公力爲調停省浮費革侵冐均里甲而民間
始有起色矣時歲旱郡邑多饑公倣富鄭公煑粥法
行之諸屬邑所全活以千萬計明年復旱齋戒露禱
澍雨立應百姓爲立禱雨神應碑已復開濬達沽諸
泉灌田數千頃至今賴之辛酉冬入覲垂槖以行郡

之屬吏某太宰某公戚黨也狹而貪公廉得其狀繫之獄太宰固不決而分宜子藩又以不入賄啣公頗相與踪跡之而士大夫言公治狀甚悉太宰轉益重公考公治行二千石第一是歲景藩之國自潞河登舟護行文武及諸內使從間道發所過騷然獨畏公名爭戒其下曰此京師所傳第一太守也亟去勿擾壬戌考績賜誥命改贈公父中順大夫如其官而封母韓太安人爲恭人配王安人爲恭人尋擢陝西按察副使備兵井陘廷議謂公知兵而三關爲畿輔要害請勑加提督銜以屬公備兵使者轄三關自此始

所部兵故驕悍常脫巾鬨轅門脅辱主帥前使者不
敢問横愈甚公至廉其首十餘人用軍法杖之幾死
徙塞上自是諸軍遂戢明年虜犯古北口提右輔六
郡良家子入援虜宵遁事聞　上厚賚之甲子陞陝
西左叅政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丁內
艱歸隆慶改元丁卯詔起巡撫河南初東省賦役煩
苦民多亡徙公目擊其狀甚隱之既入汴即檄藩臬
議賦役法僉曰顧役便遂下令八郡行之復移書東
省撫臺姜公姜公亦遂下令六郡行顧役法兩省至
今稱便焉汴當都會五方雜處藩封據其中宗人當

軍民之半而輕犯法又里中多無賴獷悍習弓矢喜亂而開封三衛士馬凋耗日甚公陟夷門指黃河謂諸藩臬曰隔此衣帶水即河朔古昔戰場也豈宜無備至此因調汝南睢陳諸道兵六千人更番入練屬都指揮一員領之以備緩急而以彰義兵別遣一都指揮統之聽兵部調入衛時報虜破石州公盡發留河兵軍界上爲備冬十月虜再入犯昌黎等縣烽火達于甘泉順天撫臣坐失律下獄詔以公原秩撫順天整飭薊州邊備薊近輦轂擁護陵寢視諸鎮最要而三衛屬夷爲虜鄉導覘我虛實以語虜虜益自庚戌

之變督撫諸臣重者誅戮輕者譴罷無不人人惴恐公至周歷塞垣大集將佐講畫戰守利害條上六事一曰益兵以資戰二曰用車以資守三曰樹木以資險四曰櫃水以資運五曰定兵食之遠圖六曰除邊方之宿蠹俱報可公行部視京輔近邑多未城或城而庳且圮者亟請內帑佐以贖鍰次第畢城之凡三十有七縣復念延袤二千里間曼衍爲備勢不足有所禁禦乃阨要害于關之東西繕大城五砦堡二十有五墩臺千二百餘設將益兵分屯列戍相猗角爲聲援有卒然之勢焉京東頻年水巳復旱復大蝗凡

三請蠲賑皆從之戊辰候塞者言虜八十萬騎將入
復捧簽崖本兵撤督府帥中西二路兵衛京師而巡
撫別將兵出東路為備東路即虜欲入犯處也公得
檄即日發兵道出永平逢督餉少司馬安丘辛公曰
公以數千人當虜八十萬衆此與以肉投虎口何異
公徐應曰固也死法死虜等耳遂行馳至部署吏士
授兵登陴晝夜睥睨閒慰藉之士卒感奮無不一當
百虜覘知有備徘徊兩月卒引去明年正月虜犯青
山口公復督兵拒之明年二月修敵臺七月以四品
滿加贈公父右僉都御史母妻仍恭人尋陞右副都

御史照舊巡撫十月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公之鎮申軍令置屯戍遠間諜急收保設應援諸所條次視巡撫時加密大修京東西諸路邊自廣寧抵開原葺墻八百里建堡二十有三墩臺六百三十有奇旌旗相望刁斗相聞屹然長城矣十二月虜犯遼東清河堡上首功五百八十有五獲馬駝各六百餘捷聞陞俸一級初昌鎮護陵諸軍仰食京師轉輸甚艱密鎮故有水不通運陸輓不及二舍歲費銀三萬有奇公循水上下周覽歎曰二鎮之水皆可取餉道奈何歲費司農數

萬金即上疏極言濬河便報可乃濬潮白二河淤塞者北抵密雲西北抵鞏華歲省公私費無算河西務當運道咽喉商販輳集稱巨鎮公請爲建城役取諸軍費取諸賈而民不知也畿內故苦驛傳行顧役法時撫河南時人情翕然便之明年春虜犯長勝堡上首功百餘已復犯遼陽斬獲過當明年萬曆改元三月虜犯義院等口已復犯箭子谷四月犯鐵嶺六月虜酋董狐狸等犯桃林界皆失利而遁七月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如故以閱視修守功陞俸一級八月虜犯長海敗之明年正月虜犯中遼河復

敗之先是東海諸島爲二鎮逋逃藪沿邊諸郡邑横罹剽鹵莫敢誰何公遣使諭以恩威衆皆叩頭謝前罪凡四千四百餘人一時解散時戚帥繼光上疏請練兵疏下邊鎮議公條上防禦機宜凡七曰選主將曰設副將曰議班軍曰清衛軍曰勾逃軍曰廣召募曰議行粮廷議皆是之公自爲督撫先後與虜格大小捷以數十計斬獲首虜以千計事聞 上輒褒勞之白金文綺之賜無虚歲公雅不欲自張大毎捷聞輒曰 宗社之靈將士之力臣何力之有及增秩錫予逡巡不敢當其退讓如此甲戌秋 天子不欲久

暴露公軍中晉公南京工部尚書時河漕梗塞挽輸不繼爲國家東南憂公上疏請濬膠萊河　上銳意行之中作未竟而罷乙亥改京營兵部尚書丁丑以正二品滿賜羊酒鈔錠贈公大父父俱尚書公大母母俱贈夫人妻封夫人時值　慈聖太后聖節王夫人鳴玉曳裾謁慈寧宮賜綵幣榼酒勞之尋以疾歸是年改公刑部尚書平反天下重囚四千餘人時中貴人保方用事保固深州人隸制府公爲督撫十餘年不與交一刺一日保從子邦寧遇諸途不避公恚曰一中官猶子帶俸錦衣耳奈何與大臣爭道叱下

之保以是益深憾公而是時江陵公執政六曹事無巨細必請裁決乃行或諷公往公曰吾所司民命不可徇人意出入人罪竟不往居久之言官論公章奏有誤失對上體且大臣不宜出郭講學公並懇疏自劾如章得俞旨致仕時九月廿五日也是日王夫人訃至而保憾猶不已後四日　上視朝陛辭出保猶以失朝儀激怒　上前下鴻臚問狀鴻臚謝言二序班誤引失儀乃竟奪二序班官後五日公單騎歸里中邸報方至乃北向叩頭流涕曰老臣自爲漕郎時出入虜騎中戮力塞上十餘年數對大虜最後忤權

貴不自意完乃始得安枕里中非　主上仁聖不及此老臣伏草莽死不恨矣公旣家居好引掖後進建麓臺書院羣郡邑之秀親課督之今濰州薦紳彬彬後先相望大都皆公門下士出入乘布車或徒步田間遇父老不自知爲貴人遇後未學不自知其爲先生長者也而尤篤於宗族戚黨所得祿賜太半以周貧賑乏故仕宦四十年家無饒貲王夫人亦躬親節儉女紅力作以操家政即貴衣粗食糲以爲常至佐公施予則脫簪解佩不惜也公伯父早世遺孤且瞽撫之如已出後分產與子等族子出亡傭田間公贖

而得之如視同胞外家兄弟不善殖食貧公爲捐金治生金盡乃復捐地予之公大母李歿且百年其族屬流移無所歸公購三十年得之渠丘者三人自爲貸百金治生業益夫人實襄成焉東三郡以瀉鹵故事不養馬印馬使者疏分他郡之半東郡人甚患之公爲草疏屬鄉人詣闕請事得寢益歸而爲德于鄉若此公懸車十五年兩臺薦章凡十二上再徵爲南京工部尚書皆不就士論愈益高之至是卒詔予祭葬如例所著有纂修邊關通志若干卷沿邊軍籌若干卷薊門奏議八卷詩文若干卷存于家先是白河

竭者三年歿之日風雨晝晦昔賢殞星化碧豈虛語邪計聞于朝　上使使者諭祭賜兆贈太子少保于是御史陳登雲上疏曰故兵部尚書臣應節故爲順德守順德吏民思之如父母已爲監司爲督撫皆後先無與儷大要清約持正一心營職始終無二度宜賜諡勸以風示天下疏入不報輿論是之先是王夫人爲公置侍妾王夫人卒兩人哀毀幾不欲生及公捐館舍誓以身爲殉長君詣闕下請祭葬既得請報至兩人喜相謂也我公其不朽乎惟從死亦且不朽皆縊而死公子女云云史氏曰有是哉任事之難也

薊門外蓋有霧靈山云公嘗躬詣視其地以爲可田兵力斷而内屬邊徑直易守歲省戍卒及芻餉數十萬而當事者不能决策也公濬潮白兩河爲薊永利膠萊之議不百全豈輕發哉舉事一不當而談者以短長操其後夫未竟而從旁持之何知當否有是哉任事之難也余嘗謂公温温長者過其家門巷閴然不能當二千石夫其當巨鎮建大議屹然不動爲時名卿有以也夫

雲川蔣公暨姜孺人行狀

蔣之先吳之江人其遷於青社自肇青公始也肇

青之父曰啓源公啓源而上不可得而譜至肇青乃
著云肇青公諱安任質持高節捐金掩胔鄉人德之
生通字士亨以行義克持其世世有聲於齊魯閒士
亨公配李氏夢人授以盈尺之璧曰以是爲而子無
何而雲川公生生而穎敏豐頤秀眉面如紫玉士亨
公愛而名之曰琳長而字之曰國器甫冠而姜處士
桂以孺人來歸孺人少失母繡一像事之如生事繼
母如母也公學書未就去而無廢著然天性至孝每
出遊必具滫瀡以歸遺兩尊人孺人躬自烹絍眷韝
而上之病則必焚香祈以身代夜不交睫衣不解帶

旦莫視食和藥夫婦跪捧盂以進顧兩尊人色稍和
退而相慶也處兄弟備極友愛周其困乏長兄雲門
卒衣衾棺櫝一切取辦於公孺人見長姒必斂容禮
下之人以比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戊午公入
貲爲王府典謁王田故有督租使者使公攝其事其
地獷悍喜鬬公至則曉譬禍福喻以禮讓靡不瞿然
顧化有老父訟其子不孝公諭而遣之其子涕泣受
教卒以孝稱自公遊於什一孺人操機杼力作稍稍
自贍給獨喜施予徇人之急里中有求者輒與之曰
緩急人所時有也或損其母錢折劵一無所問二少

年見誣爲盜不能自剖公力爲白寃狀事竟得釋公遂不復見於是相率而尸祝之公舉三子長公春芳次世芳聯芳當其少時三子小坐着膝前爲說古今忠孝事諭勉之稍佻戲不如儀孺人怒不設食夜間則紡績以伴之曰吾倦則兒輟讀耳於是三子兢自淬勵皆以儒術顯孺人持家政居處井井待諸女婦嚴而有恩嘗曰婦人職在中饋好逸好遊好侈好華非婦人也葢孺人年五十而歿歿而公撫視居處帷帳諸女婦雍雍修其婦順流涕曰孺人之遺教也癸酉長公舉於鄉庚辰成進士領揚州推官過家省覲

公輸之曰刑官之難也其職在執法而法難純任也要以意平法以法傳情夫仕者豈必尊官能奉職者稱賢耳勉汝行也惟權與貨足以傷志長公頓首受教之官清謹自將平亭寃獄按部使者交章薦達之長公既貴公猶角巾布袍行里中郡大夫高其行義請以爲三老而菊邑長令多年家子詣門上謁或請居間有所言輒謝曰以子故而枉郡邑大夫以爲重非義也教子之謂何而操郡邑大夫之重爲利權非恕也竟避匿不見聞長公持議平得大體介舟往觀之長公具儀從以迎公戒以揚州理而迎也者勿御

也賓客以揚州理而見也者勿見也每退食則問所平反及治民方畧長公具以對大喜稱善爲加七箸已而歎曰惜矣孺人之不及見也然子之能官孺人死不朽矣久之治裝歸長公送之邵伯湖依依不能別公固獨抗顏論政事娓娓數千言長公受而藉載之其大旨依于忠孝深以宦成爲戒曰兒之報政無憂貧矣家有積粟爲道路費自揚州歸謝賓客數月而病使豫喪事書遺囑寄長公乃言屬纊之期期至而卒公卒而青之人士走相串曰公其猶有朴茂之典刑而今已矣維揚士民亦日長公治行方當課最

而遽以憂去其以奪我慈父也奈何於是姻人馮生聞而悲之爲之論次其行事云云嗟嗟士之行志何論崇卑陳孔璋之管書記馮先生之收薛稅足自見矣蔣公之治王田實兼此兩人夫蔣公非素席富厚也躬見治生之難而獨好施以行其德爲後世開業以取償於天若責左券此其所操不獨什一之筴矣姜孺人所稱可著於内則語曰不知其母視其子二君者皆彬彬孝友君子也

封吏部左侍郎松巖劉公行狀

先是少宰晉川劉公乞歸養時其父松巖公年八十

二矣朝議倚重少宰不欲聽其去松巖公思歸甚癈
七箸少宰請益力有詔予告三月松巖公聞之病良
已立起加一餐少宰褰且行入陛辭忽心動曰翁得
無復病乎歸而視松巖公果病也越五日而卒則屬
年家子馮生主為之狀公諱賔字尚徵别號松巖山西
沁水縣人曾祖載祖文佺父得保贈吏部右侍郎母
楊氏贈淑人皆以少宰貴公少從師受書未成去而
習法家言試爲邑史典獄多寬譯獄有疑未決者公
憐而頌繫之其人逸去當以故縱反坐尋獲之得免
自是稍稍厭刑名又見諸曹耦抱牘孅趨視令顧指

心益恥之因輸背得冠帶里居與牛淑人課農桑督
少宰習經生業數年以例除剡城司権非其好也會
少宰以明經領鄉薦即解職歸已少宰成進士讀書
中秘迎公京邸既至置酒爲壽自上食食有加籃公
殊不自得曰何乃靡也卒令徹去惟留一簋器食饍
然安之居歲餘還沁會少宰給事瑣闈以直道觸時
忌出爲蒲城丞公聞之笑曰固知兒有此也移書令
之官毋傳舍視丞謂丞謫也而怠其職謫乃宜矣以
故少宰在蒲城二年忘其爲遷人尋以盧氏令入爲
刑部主事轉戶部員外郎考最封公如秩五年歷浙

江觀察副使督學政加封公如秩已而以行省叅政督漕事便道歸省適公與牛淑人偕七袠少宰捧制詞置庭中公拜受顧謂少宰草野中再被恩命不知兒所爲報矣踰年牛淑人卒少宰居憂終制再遷官至湖廣行省布政使以道遠不能奉公就養將請告就子舍公亟移書譙讓曰以而父耄耶而公健善飯亡恙也自是少宰不敢復言歸尋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畿南奉公之任時島夷跳三韓閒天津戒嚴羽書狎至少宰日坐堂皇討軍實退而侍食公諭以邊圉事重毋内顧所部郡霪溢歲大侵道殣望於

野公坐無寧時數問其狀何若比少宰得請發漕粟數十萬斛設糜平糶所全活甚衆公大喜稱善博陵盜起嘯聚幾百人有議剿絕者公聞之中夜徬徨起歎曰小民困饑寒至此而以膏鋒刃寃哉少宰下令按兵無動已竟殲其戎首餘黨悉解散不問少宰撫畿南政既成　天子采中外望特拜左副都御史還理院事未幾拜吏部左右侍郎少宰念公春秋高欲乞歸養公又力止之曰吾極不忘沁忝見孤　上意何乃趣治行驅車先如都門時大司馬以東偏既靖疏撫臣勞績以請詔予誥命益至是少宰暨祖若父

皆加恩如今秩而公喜可知也謂少宰曰始吾不欲爾歸者正與今日耳若以寒士平進貴及三世大福不再與子隱乎少宰頓首受教既得請且行而公卒於邸舍訃聞　上命所司弔葬祭如例公美髯豊頰儀觀甚偉見者知爲福壽徵事兩尊人以孝稱每設奠率泣下對子姓道當時事則歔欷不能禁止頃少宰當晉二品秩願貤恩以被先世體公志也始少宰爲比部郎會有大辟疑未決而少司寇某欲以擊斷爲能名諸郎官唯唯莫敢堅對少宰獨持不可少司寇盛氣曰郎何據以爲當生少宰曰公亦何據以爲

當死不聽強掠治之誣服磔于市而少宰益復與時齟齬公聞之喜曰是不愧其官且不愧吾子矣又三年事白少司寇及諸郎官皆得譴而少宰之名大起少宰退而稱曰家大人之訓也公生平立名義重然諾少以貲市繒江淮閒誤多入古人金立召而還之東鄰父貧困鬻所居巳立券當徙公愀然曰吾與此老鄰數世矣不忍見其轉徙以去後數歲鄰父終乃爲其子購別室居焉性喜施予能佐人急歲時所入足自給以其羨市粟貯別廩以待里之貧者小歉則平直糶之大歉則即與之不收責如是歲以爲常其

自奉儉素能自甘即貴不改其初閒出謁令乘羸馬
一著頭挾刺從今强之輿固謝不敢每食無兼味衣
不垢甚不更往少宰在楚使者至里門其人多鮮衣
媮服見公衣敝衣徒步閭巷中率相顧疑而不信也
蓋公性恬澹無所緣飾凡事思自嗇以惜福不敢多
取於世乃其茀祿壽考皆世所希遘彼所得於盈虛
損益之理深矣公生於正德甲戌十一月十四日卒
於萬曆乙未三月十六日享年八十有二配牛氏封
恭人贈淑人子二長即晉川公東星戊辰進士吏部
左侍郎娶李氏封淑人次東銘侯門教讀娶王繼王

孫男五用相國子生娶韓繼霍用康邑庠生娶郭用
健娶李用儁用成孫女三長適庠生何遵海次適舉
人王洽次適舉人張洪猷曾孫男女各四人少宰公
將以其年月日奉公柩啓牛淑人窆合葬於祖塋之
次乃述生平行誼世緒屬不佞爲狀將求名筆垂不
朽謹序次其槪如左備采擇焉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十九

齊郡馮琦用韞著

祭文

祭葛鳳池
祭李成甫太史
祭二伯父
祭八叔
祭　叔

八人

太夫人

祭王太孺人

祭宋太安人

祭外祖母

祭葛鳳池

嗟乎仲明竟長已耶我輩與君同薦鄉書十有六年出入承明者九年前日之歡遂盡於此以君仁厚恬雅雍容有度聲利不染心喜慍不形色望之者皆以爲公輔之器後福未有量而一旦溘先朝露滿朝咨嗟致疑于人理歸責于造化矧于我輩抑如斷金言如投水相隔幾日生死長辭從歡生悲悲來横集從悲憶歡歡緒不可復尋君歿之次日檢君遺書陳編滿前君之手跡而我輩所商畧也几席尊罍君設具而以饗客者也二三兄弟不遠且邇所少者主人啓

君手足耳目四體骸而具存所少者氣耳嗟乎仲明人生世上不滿百年其仕宦交遊多不過二三十年爲歡幾何悲亦稱之人命難期塵緣易盡人間事大畧如此無足異者余所深悲獨仲明意若有遺恨而一詞未訣耳人誰不死遠在京華後事託友朋家事任僮僕九齡弱子僅辦哀啼夫人卧病經時旦暮死生不自保重慶在堂賢昆在遠招寃設奠千里之外嗟乎仲明何以爲心人當一身不保則萬事皆置如君萬事盡可悲酸歿不受含意必在此君雖不言余已悉矣惟是楄柎所以籍幹者庶無後悔夫人志在

同穴亦已載蒲圍之櫝以從爲君狀者門人黃君也誌則不佞琦不敢辭墓道之石請介書求之于宗伯必可得也君才未盡究其用文復未盡究其才要其所存已有卓然足傳者請爲詮次使世人見之君之嗣子標質不凡兄弟之子猶子也君有兄弟在何患乎無父吾力所不能及則無如之何所可及者以引以翼不敢有所靳凡君所欲言者即不言吾已悉矣吾所欲言者即盡言君不聞也嗟乎仲明今日之祭猶是向時杯酒殷勤之餘遺像儼然屋宇如故君不爲主而爲客爲客而不知其一享否也死者吞聲生

者惻惻所不忍言尤甚於言嗚呼哀哉

祭李成甫太史

嗟乎成甫往歲都門之別遂成永訣乎成甫同去就一死生於塵世無所戀戀然安能無戀戀僕也別來十月耳不知何病遽至於此歿時亦復何言僻在海上何從得聞之昨得陽生書至彌日不快竟夕不寢即有以成甫病時狀歿時語告僕者僕復安忍聞之也成甫別時欲僕書數言揭座右荏苒久未有以相寄昨爲一書屬陽生致之而成甫已矣去秋告誡之語僕謹受而載之厚意不報則長逝者私恨無窮成

甫死僕尚復誰與語即有語奈何令成甫得聞之言鬼事則吾所不知言人事成甫已無所用之矣嗟乎悲哉吾不患無參苓之品而苦無藥石之言成甫死誰復以言規我者茫茫世路知己幾人往歲亡敬卿仲明今歲亡成甫此皆後來之秀故是　國家可惜之人人之云亡豈但臭味相悼而已予淵無年伯道無後世皆以爲天之未定夫天豈有定與不定時直以受氣有厚薄而延促因之當其薄時造物不能厚當其促時造物不能延自栽自培自傾自覆吾不知其然吾不知其所以然其生也浮其死也休成甫素

精名理故當了了耳嗟我成甫語笑永隔寤寐死友尚若生平執筆涕流臨風氣結薄言設奠略見寸心成甫其享是哉

祭二伯父

伯父之歿以九月十二日更十五日而姪琦始聞訃旣與弟瑗設位而奠又五日而値　國慶典大禮有淚不暇揮有聲不敢出月餘事稍定乃始爲文哭之操筆欲書萬行俱下引聲將發五内先摧蓋慟伯父且慟吾父也吾父與伯父自髫年迄白首相與朝夕同飲食笑語者五十年而吾父卽世又六年而伯父

卒伯父與吾父别六年今乃同遊于九原也嗚呼逝者有知乎無知乎吾父與伯父同遊與否不可知而姪與伯父則生死長辭矣嗚呼慟哉猶記丙申之歲吾父屬纊伯父又已病劇即吾弟季韞亦劇病也以兄弟至情存歿永訣而家人不敢使伯父聞之恐以父之沒傷及伯父以伯父傷及季韞耳伯父聞故而扶掖以來夫以偏枯半殘之兄哭幽冥不返之弟撫割裂垂盡之孤當此時天地為之晦冥鬼神為之嗚咽今日伯父至於大故而姪遠在千里不得與于哭泣之位吾弟斬焉衰絰襄大事而姪不得與相也以

今日伯姪之訣恩當日父子之慟方寸幾何堪此楚
毒耶自姪免喪侍伯父左右忽而自慰忽而自傷不
見吾父猶見伯父也伯父即病蹇澁猶時道舊日事
今欲見吾父生平所與飲食笑語者可得乎自髫年
迄白首事誰復爲姪言之者乎當姪之北來拜於座
前伯父以手扶之不及衣者尺有咫以十年久病千
里遠分寧敢必其復相見而且自相寬猶以一二年
爲辭嗚呼孰知此別爲死別乎自伯父之病而吾父
及大伯爾叔相繼卒伯父先諸兄弟病後諸兄弟存
天其有意乎以伯父之厚德而將食其報也以吾弟

之積學吾姪之穎出其能有成天將使伯父見之而
孰知竟不及待乎夫啓手之際有餘則戀不足則憾
伯父于世無所有餘亦無所不足人誰不生伯父生
前無所點染人誰不死伯父身後無所憂慮九月之
初猶有冶湖之約病革前一日猶與弟姪飲甚歡裴
公之時至則行伯倫之卒以樂死斯不亦安常處順
倏然去來者乎世上浮榮有與不有見與不見豈足
動易簀一念哉姪以考績受　制誥更五月復以
覃恩受二品之誥而弟德韞適同之德韞拜命而喜
姪亦喜已而低回泣下吾父贈也叔父封也乃知尚

書不如尚書郎遠矣嗚呼逝者而有知也伯父異日可以自慰者當不減吾父而吾弟吾姪所爲低回泣下者當亦不異於姪天地間功名可以自樹行誼可以自砥所難得者親之年耳姪之哭伯父而不勝慟也益亦慟吾父也嗚呼傷哉

祭八叔

嗟乎悲哉叔何往乎春初聞叔病狀深以爲憂僮僕繼來皆謂小愈奈何一旦遽至於此前日報書遂成絕筆前年餞送遂成永別卽使姪親視含殮已隔生死況復遠在千里又阻河山嗟乎悲哉叔何往乎世

間聰明才辯原自不乏而叔遠紹聖眞潛心性命世
間高談濶論止辨口吻而叔實學實行獨在倫常邁
軸之士抱眞自樂而叔居同畀壘道存善俗縉紳勇
退多因倦游而叔方舉孝廉已决高蹈賦性剛直濟
以温克見理明徹體以眞純布衣蔬食絕甘分少蓄
德甚厚自奉甚薄孰是人斯不得半百天道福善我
不敢知屬纊之日士歎於邑農泣於野行道之人亦
爲酸鼻叔當壯歲頗憂嗣息載生載育二惠競爽未
勝衣冠巳嬰衰絰當其眷戀幼孤顧惜短景以孤託
兄以家託姪姪讀衰絰且爲腸斷使在左右何以爲

心叔立嘉會命曰敦睦謂我諸父本自一人二三兄弟不遠具邇宴語旣洽商畧家政卽使今日行葦勿踐棻萸遍插其在四坐已少一人況此好會亦將廢壞事有得失於誰取衷門祚衰薄達人先殞嗟乎悲哉叔何往乎前歲請告叔常顧我聯床夜話互有長益隱微衷曲無不布陳尺寸之過亦見督訓山林藪澤屢奉清游謝安携姪王濟得叔比謂暫別行當來還回睇山川終歸杖屨何期今日叔成古人姪卽歸來誰與游者忠言相長復望何人寤寐典刑追思笑語總爲陳跡空對遺編稍存彷彿惟此而已叔生平

之契外則朱公內則不肖姪之視叔同姓師友叔視朱公異姓兄弟比皆宦遊生死長辭當其彌留能無北望無復見叔思見所與見其所與轉益悲傷姪之憶叔終無了時不知冥漠之中還見憶否嗟嗟相悲相憶是謂人情既曰人情因人而有人既逝矣情復何依故當超然曠然永同南面非但不必憶姪兼亦不必憶兒余父余母已受至託琦雖不肖亦殫厥心其能成立叔之靈也若其不效姪負叔矣存歿之欵傾竭於此投筆掩面痛復何言

祭九叔

悲哉乎叔也其以爲家興廢也悲哉乎家也其以爲叔生死也當叔析居時廩無餘粟出無乘馬修故業而息之勤力操作佐以節嗇用能豐殖其家爲德於鄉其出粟於鄉人樂歲凶歲無二價其入也或取或舍或遂予之卒之日環其鄉無不槩欷太息者此所謂好行其德死而民思之者耶叔以士兼農農兼賈賈兼漁漁兼獵當其治亭榭修陂池種花樹養魚鳥騁駿馬逐原獸其樂足以忘死然亦以積勞而病病且起而視其家廢落則復困頓以及於卒嗚呼悲哉何至是乎自叔之沒花辭條鳥辭籠馬辭櫪陂池亭

林闃若無主哀哀兩孤憑棺而泣猿狖悲啼流水嗚咽蘿月如故蕙帳已空叔生平精爽竟歸何處人亦有言每過中年與親友別數日作惡況乃親以骨肉別以生死其爲凄痛何可究言追憶往時在湖同舟在原聯騎且飲且食且笑且語忽若旣夢而寤不可復尋越在千里不知卽遠定於何日兩雛近日能解世事否能執箕裘不墜先業否叔之係心無過於此以此藐孤託在諸叔諸叔慷慨不侵爲然諾孺子何患乎無父如姪力有可及自當以駑鈍佐之平泉之戒乃在一木一石晉公且死自謂死且不恨獨恨松

嶺未成繡尾魚未長人有好而情以之情有所鍾死生以之以古揆今叔其猶有戀戀耶事有大於此者則諸叔任之不以憂逝者矣

祭蹇太夫人 代

嗚呼有濬惟源有衍惟川含醇長世韞采開先譬之穮蔉厥有豐年我儀哲人其惟母賢始自望族嬪于儒宗椸無餘裳家無宿舂婦有蘋藻旣虔旣供婦有簪珥惟以御窮薦以惠溫婉婉其顔姑謂貧家得婦而歡祝婦異日娶如婦賢自內暨外用無閒言克相夫子旣順而正奮跡賢科施於有政傳家一經受國

三命奕世蟬聯惟母餘慶詘不獨顯貴不替故或澣
或否職思其度豈無紈綺而躬荊布先姑之恩不愆
于素用如不盈施如不給我倉我庾以周緩急內宗
外宗以逮遠戚庇其德宇既睦既輯歲赤大侵閭井
無烟閔其轉恤以粥以饘扶攜瑣尾嗟來一餐野有
暴骨解橐葬焉茫茫鬼神若有若無精誠所篤若荅
若孚悁悁心目寢寐告符以茲勤信敬供不渝哲嗣
建節大奮厥功績茂邊陲名垂鼎鍾亦有金昆大宮
是供婉孌弱季冠冑趨風鳳雛翩翩鳲鳩在桑厥心
則一厥德用臧展如之人弟祿爾長胡天不弔靈萱

殞霜疆埸之事五兵是司匡濟艱難敢圖其私忠畧外揚孝思中違忽承遠計涕泗漣洏曰自弱冠違養從官中間覲省一再堂前有不得見二十九年會言有待胡寧弗延嗚呼哀哉某等奉令守官夙承嘉則遡德知源怛焉心惻六師隕涕豈伊私戚設奠陳詞靈其來格

祭王太夫人

運符名世朝登碩輔山川出雲爲時霖雨於惟夫人實惟女師鼎鉉之業式是母儀厥初奮庸以及爰立奉母而出亦奉而入翟服橫玉以充庭綵大官之賜

以備滫瀡入而承歡出而造膝言如投水政如調瑟孰不爲子兼孝與忠孰不爲臣兼始與終母之就養碩輔將之母之懷歸碩輔康之子也令名毋也完福曾是萩水遽悲風木道光彤管慶流黄扉欝彼九原含笑長歸某等綸閣叅侍詞館從游欒欒素冠爲我心憂臨風致奠侑以哀詞桂漿蘭籍靈其鑒兹

祭蔣夫人

於惟禕靈出自望族閫德風揚令聞蘭欝于歸鉅公言結其褵載淑其儀允迪前徽椎髻操作鹿車共挽德耀少君其則不遠夫子筮仕司理維揚誰其佐廉

擁驢負箱有美蘭臺踐履華要夙夜在公雞鳴以告
孰代天子狩于晉陽誰代夫子有母是將貴而能
貧約而有度豈無綺紈而躬荊布劬勞以瘁尚勤于
家勿寧藥餌而問桑麻圖史長違繐幃虛列哀哀藐
孤悼心泣血嗟爾夫子痛而憑棺中宵霰集悲風夏
寒某等誼託姻親情關休戚孺人云亡爲我心惻不
腆之奠侑以誄辭神理如存尚克鑒之

祭新城王太夫人

太夫人豈所稱備五福者耶至於今而始考終也縉
紳間稱母儀壽考無如海豐楊太夫人子孫貴顯無

如姚江孫太夫人若太夫人福壽實克兼之年登九
袠庭列五世簪笏盈床門施行馬自卿貳詞館臺省
藩臬以及郡縣無所不有有孫夫人之子孫而境加
順有楊夫人之壽考而祚加衍其在今世未嘗兩見
也夫福與壽及子孫貴顯故係得天豐嗇無足異者
吾所歎服獨以溫厚恭儉操趣若一官無失職士無
失行人人有君子長者之風以建慶之篤慎守沉默
之烔戒符茂弘之地望奉柳氏之家法非太夫人慈
訓何以有此始太夫人相太僕公以顯太僕公以死
勤事卒於貴竹太夫人閒關萬里不自意全寧遽謂

蟬聯玉映充庭漸階有如今日今日歸九京而報太僕公亦可以拊手含笑長無遺憾矣不佞仰止德門託在姻戚一介弱女庶幾長而奉蘋藻自結姻以來竟未得登堂一拜弱女又先太夫人以死今日之事不以慶而以弔不以棗栗而以椒漿蒹葭易摧蔦蘿先殞每一念至若刺于心對懿親之几筵悲亡女之寒隴楚江芳芷粗可薦陳蜀道哀猿不堪躑躅反袂拭面涕泗縱橫敷臆陳詞靈其來格

祭王太孺人

嗟嗟太夫人其遽已耶自太夫人歸封公以婦德聞

里閈封君連蹇不第太夫人斥簪珥佐之且從旁慰藉順適其意手荻編以教諫議君卒成諫議名蓋東海之爲婦若母者皆以太夫人爲程人謂太夫人福壽且未艾則胡以卒然遘不意耶方 主上更化之初也言路正塞廷臣熟視莫敢先發諫議君奮然以身爲倡論罷不法大臣天下以此知 上意所向而後脫太奸之距 朝廷肅清諫議君則又上書請釐科制重名器朝入 旒黈之耳而夕播薦紳之口天下靡不仰諫議君之賢而諫議君顧退而不敢當曰母氏之訓於是海內無不知有王太夫人矣嗟乎嗟

予何以死哉聞太夫人之就養也與諫議君别久矣兼道而進晤於邸中持諫議君泣不能自止也而遽以病嗟嗟别以三年行以千里不能博一日舞綵之歡而已宛轉床褥二豎爲災妖夢是踐獨得一面爲永訣而旦暮哭臨躬自上食耳嗚呼存者没者何以堪此耶夫理有必至事有固然處必至之勢而以諫議君爲之子死且不朽世固有一詞未訣含殮靡親者視諫議君之情何如也嗟嗟太夫人可以無憾諫議君亦可稍自慰矣其等於諫議君稱同袍兄弟聞太夫人至方擬致一觴之獻以爲壽忽乃易慶爲哀

徽享而莫執筆陳詞淚淫淫下矣不腆之祭薦其明信太夫人其享是哉

祭宋太安人 代家君作

祠部行義類陳太丘誰其相之厥有好逑牧伯弘雅類黃叔度實惟慈帷教自童孺敬饁如賓德誼勸勉類伯鸞婦而夫則顯平反宣訓牧伯承歡類不疑母而子則寬豈無文綺而衣澣濯豈無婢僕而身操作煌煌　綸綍亦賁于躬處豐彌約在貴彌冲人實有子母卵翼之豈惟翼之又訓迪之人實有母母供養之豈惟養之亦克塈之藁砧既捐芝之蘭亦什穆伯文

伯悲哉朝暮以蒸以嘗惟孫是將[illegible]孫繩繩母也不
亡其少當不造煢煢在疚宜室宜家幸託華胄翁也
是師母也是依飲之食之教之訓之母德未酬忽焉
長別爰及兩甥腐心泣血繐帷宵徹素輀晨興悲風
蕭蕭墓樹霜凝舊宇長違新阡是卽薄言設奠彷彿
來格

祭外祖母

自癸未辭太母而薄遊不意別至今也又不意自今
而爲永別嗟乎痛哉太母之視內外孫無以異也別
而日夕念之至今歲春而病病而念甥益甚日未嘗

不數數問也所親冀寬旦夕則謾之曰巳東裝矣以其日就道矣太母喜爲加飯居久之不至而始知其謾明知其謾而日未嘗不數數問也甥聞之亟圖歸計而猝猝不得聞此時謂甥歸者謾耳然果以此時歸則尚可以一見今甥眞歸矣而太母不及待也嗟乎痛哉太母之訃以四月朔達京師再旬而有亡女之變悲不自堪爲詩曰兒痛母有母母痛兒有女强欲寄家書涕淚不成語當事者讀其言而悲之某乃始得請也自其東歸拜母堂下母未嘗道太母病中狀某過亡女之墓而未敢哭也母不忍傷子意子不

欲傷母意語將及而輙易淚欲下而强收昔以母子不相對而悲今以母子相對而悲耳嗟乎痛哉某去故鄉十一年而歸姻戚故舊少者壯壯者老骨肉至親大半凋謝舅卒于汀隔二千里太母之歿去某歸期隔數月而皆不得見登太母之堂拜舅之墓見素棺與封土耳追憶少時婉轉懷袖小坐膝前顔色笑語宛在心目而渺不再得求之夢寐若存若亡起而瞻其像像弗肖也讀鍾淑濂所爲狀則儼然肖矣雖然吾終不忍以肺腑之情肝膈之痛而求之紙上葢吾嘗以吾郡有大賢人三而非阿所好也外祖居鄉

似王烈舅爲政似劉寬太母之誠篤眞至求之近代未得其比凡所稱賢淑大畧有名與迹太母之品確在近代母儀婦行之上而無名與迹可尋常欲模其行事而不可得即模之而得則猶之紙上也獨且奈何哉人世之隔無如生死然精神所至則幽明可通故有雖隔死生猶然相待所待不至樞不爲行友朋如此何況骨肉太母即遠原以九月廸期而更爲日待甥耳甥在斯矣太母亦知否當其病時思一見甥訣一詞而不至今即千百言安得令太母聞之執紼設奠亦復何益亦聊以盡甥意而已

宗伯孔先生北海集卷十九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二十

齊郡馮琦用韞著

祭文

祭楊封君

祭顧宮贊

祭閣學陳公

祭王封君

祭大理丞黃公

祭張封君

祭鄧封君

祭馮封君

祭范含虛

祭玉壘陳年伯

祭宋鑑弦毋舅

祭王蓮塘

祭陸敬承

祭楊封君

羅浮之野夙號地靈篤生令人爲士儀刑少負儁聲雅志緗素經明行修期于歲暮海陽文學德秀是師飭躬作範潮人化之解組而歸其用未究式穀似之克昌厥後公旣龍蟠嗣乃鵲起入承家學出綜國史校書天祿起草明光　靑宮翊贊紫禁囬翔再命旣頒五福未艾子方歸養公年不待凡我詞林實同忻戚薄言設奠臨風沾臆

祭顧宫賛

公家司馬命世稱賢長發其祥鳳雛翩翩早歲來儀

九苞散翮東觀紬書鑾坡儤直乃晉宫贊乃參講僚啓沃廣厦羽翼東朝遽厭承明堅請休沐給傳言歸碩人之軸遊心于澹返服之初南陔樂只東方晏如石渠久虛金甌待卜未返遵鴻已傷弔鵩悵失國華悲纏朝列何知疇昔遂爲死別風流邈矣河山間之生芻一束侑以哀詞

祭閣學陳公

先皇御極畀公政本天下猶謂公延登之晚而不知淵蜎蠖濩之中所以光輔　帝德者已遠公大拜踰年而四疏請去天下惜公懸車之遽而不知廉頑起

儒之標去而彌著也事　肅及　莊先師而臣宣麻
禁秘祖帳都門鳳覽德而南下鴻潛舉以離塵照鄰
始庶知幾其神我儀圖之其惟古人當其蜚聲雞林
振跡鸞掖四部七畧高文典冊類楊子雲之校書而
棄其僻虎闈論道鶴禁談經國士冑子惟公是程類
桓太傅之稽古而遺其榮詔纖弼違以匡袞職出順
于外我后之德有宣公之論奏而不著其跡垂紳正
笏一德和衷四海安瀾六合同風有召公之夾輔而
不尸其功難進易退機決識洞師留侯之勇而享年
則永黃髮番番優游林泉齊潞公之年而有子則賢

彼陳之三尭克世其家惟震器之濟美肆鳳釆而蘭葩蜀之三蘇式稱哲人惟翰學之啟沃行繼體而秉鈞天眷明德亦孔之厚爲時甘霖爲國黃耇　詔使下存同朝獻壽天下關其隆替四夷問其安否固宜誦樂只以無期歌抑戒而彌久也云胡厭世騎箕上列豈維嶽之精散抑中台之星折　帝悼良臣士慟前哲蓋世間純全之祉既畢集於厥躬而没後哀榮之典亦咸備而罔缺嗟神爽其何往紛芳徽其未絕配岷岳以等峻挹錦江而比潔某等辱以後進託在世講雖萬頃其未挹亦千仞之可想人之云亡吾將

安仰慟執紼之無從臨悲風而憤恨就靈宇以陳詞庶洋洋其來享

祭王封君

惟公世濟明德蘭芬玉度含華隱曜守其純素斤斤先程不失跬步捐貲趨急折劵棄負譽望風揚仁義所附懍惟珪璋衣則裼裎好行其德以恢于家篤生哲嗣鬱爲國華茂膺鶚荐大對公車委佩銅章危冠觸邪英英風節播于幽遐績用孔昭　帝則汝嘉乃賜之命榮以簪組公寵受之皇皇章甫長君出守在漢之滸郎署囬翔不遑將父瞻雲永嘆三復陟岵宜

其永年慰此遐思云胡一夕大命淪澌松蘿無色猿鶴鳴悲日慘丹旐風吹繐帷哀哀棘人式遄其歸其等誼在世講實同休戚聞公哀訃潸焉共惻哲人云亾鄉閭曷式薄言致奠臨風傷盡靈之洋洋監此悃臆

祭大理丞黃公

惟靈含華體哲懷瑜握瑾行無軌迹心無畦畛公車對策江邑製錦茂明庶政以康羣品旣馴春雉乃厲秋隼朱帷霧褰白簡霜凜按行朔野聲馳外閫窮荒緩帶全晉安枕中夏氣舒左賢謀寢惠我東國風裁

靡抎總總百邑惟公是軫明明三尺惟公是謹一弛一張或捜或引令肅秋濤政清蘧本有赫皂囊簡在玄衮乃陟廷理五刑惟允圜扉以淸肺石靡隱荃胡不居嬰此疾疢霜露既零被于椒菌風流已謝芳嶶未泯寒雲倚薄凉颸凄緊孤櫬宵征朝紳同愍某等久荷覆露彌仰標凖臭擬芳蘭悲同朝槿生芻致奠有涕斯隕靈之洋洋鑒此素悃

祭張封君

惟靈少秉高節質行力田其業不遷而以永年一丘一壑懐玉抱璞匪雕匪斲以完其朴百年樹德既實

既秀亦孔之厚以昌厥後鳳雛蹌蹌蘭署是翔　帝命斯皇韋服以光公寵受之翛然林麓無斁初服宜其遐福大命不居溘焉淪澌丹旐素旂式遄其歸嗚呼哀哉玄化既隱聲利糾紛公返於眞孰維而淳斯道巳亾喟焉疚心重以世誼太息彌襟我酒既馨我殽既陳靈風森森來格來歆

祭鄧封君

惟靈孕奇禀哲經明行修鬱爲時髦譽起南陔董生之書帷常下楊子之奇字兼收方擬掉文場之鞅秩藝苑之轓而竟千金未市三獻不投衆方抑首扼腕

以悲其遇翁獨夷然而忘其不讐聆蜀山以寄傲步
中江以夷猶式其廬者鄭眞之居谷口耳其馨者徐
穉之在南州乃啟禊於嗣公若大衡與天球都亭攬
轡塞上鳴騶運玄畧於帷幄制黠虜於縲韝諸引弓
之國鳴鏑之衆靡不叩關而格音回面而寢謀天山
息霧瀚海澄流邊人用息肩于嗣公之宇下而長無
虜憂封章荐逮　帝寵旣優豸繡金章足明適意而
翁猶蕭然北山之芰製嚴瀨之羊裘嗟素節之高厲
宜引年而增籌何捐館於一旦溘御風而上遊以翁
之達觀處死生之常數亦復何憾而以嗣公爲子雖

死且不朽當亦有樂乎斯丘惟是嗣公之去西人靡恃無不泣白日而悲淸秋南陽藉禹吳郡思攸征幰渺以信邁淒風交於素旂其邊人也不能悉翁生平大凡而獨以享其利者之德歸之貽謀犒執紼之無從寄素裹乎一卣

祭馮封君

嗚呼先生天啟淵哲倜儻負奇振此高節少辟功曹棄如敝屣仁心爲質狥人之急人或負公折劵棄責好行其德以亾其業貧亦何病夷然不屑乃撫長君是訓是廸鳳雛翩翩亦修其翮掉鞅詞場萬夫辟易

訾聲雞林振羽鸞掖　帝賜之命章服有奕被此光榮守其純白乃辟拙園脩脩林樾蔣生新徑謝公故屐室有餘清座無雜客一酌一詠于何其適荃胡不居有此泉石乃捐館舍遠卽窀穸猿鶴悲鳴澗流凄咽秋山收雲春林罷月哀哀長君腐心泣血百年長違一詞未訣蕙帳已空蘭籍虛設容輝杳矣清芬靡絕某等長君同袍寔相朝夕忽聞哀訃臨風太息不腆之奠將以束帛臨此素裹庶其來格

祭范含虛

楩楠杞梓惟豫章材豐城雄劒光矚斗魁有美巨麗

並集燕臺瑞鍾鳳沼價起龍媒奮跡清華棲志澹泊胸蟠四部手披七畧上林同工國子遜博曾是長離而嬰繒繳温温恭人厥德粹矣芳蘭當門世所忌矣于臯于藩公往涖矣十年外僚諸艱試矣在閩之陽在洛之滸泱泱大風于齊于魯文章政事餘勇可賈如公兼才益可指數相彼振鷺聿翔于雍匪怒伊教六館從風乃陟端尹三命滋恭横經論道羽翼儲宮石渠弘敞總國三史　帝命伯夷典朕三禮不競不絿垂紳端委神人允諧清和咸理人皆謂公旦夕揆路未作秋霖已先朝露國隕老成時方多故曾不憖

遺以光天步先君與公同薦春闈先君以祿公亦長
歸松楸寂寞風雨淒其思我父執涕泗雙揮宿以後
進忝侍耆舊忘分忘年自宵及晝曲席而談如鍾斯
叩余也醯雞公發其覆余與劉公退而後言公神嶽
嶽殆將百年公時詫余已握眞詮曾幾何時遽返九
原公竟何歸大江之側嗟我浮生大海之北江海易
合生死永隔薄言致奠公其來格

祭王壘陳年伯

稽古世臣伊陟在商玄成嗣升漢業以光我朝公卿
亦多濟美代掌　綸綍惟公父子公在詞臣夙稱冠

冕有如國僑博物閎覽執經旃廈袞㡌日臨如趙師
民勸講獻箴一代國紀類公總緝有如吳兢一時直
筆　帝采群望俾公登庸有如魏國自許朴忠不隨
不激氣凝識洞正色端委如勃厚重　先皇潛邸文
端是詢公侍　今上學焉而臣文端甫相奉身以退
公亦三載而薨于位再世相國再世帝師風雲旣契
霜露間之嗟公之遇世未一覯嗟公之才百未一究
寰宇多故中外九關人之云亾孰濟時艱　天子曰
咨奪朕良弼慘慘群僚潸焉涕出乃晉穹階乃營玄
宫易名備物恩禮始終某方宅憂痛心疾首無父之

孤哭父執友公與先 公契合交聯進旣同籍沒亦同年公念舊好使來歸賻書猶未達已聞公訃夙在講幄奉公指南衣冠晝接燈炬宵談舊事堪憶音徽長絕瀕行數語遂成永訣公沒燕山公歸蜀川䰟銷望帝涕隕哀猿人世之別間以生死不腆絜炙敢告知已

祭宋鑑弦母舅

嗟我舅氏豈其遽已頃聞臥病謂可强起歸有傳言尚在疑似是邪非邪竟果然矣臨風涕淚載牲陳几招䰟設奠彷彿千里嗚呼哀哉自我外祖生爲人豪

百年植德陳義最高以迄於公令問彌昭齊魯賢行
公建其標誠貫金石氣靄雲霄瞻其德宇鄙吝以消
大對公車初令於宿洪水滔滔民無半菽公曰其咨
予寔爾牧不腆之俸爾饘爾粥我倉我廩以輸爾粟
不有宋公淪胥以蹙遷秩戎曹視師塞下組練橫霜
旌旗縟野使節繽紛持衡蓋寡魯帶可求衛纓已假
誰其無染惟宋司馬束修之問亦無受者鬱彼淮陽
實枕大河公之出守衡風揚波宣房既築瓠子載歌
誰能徵發而無煩苛敷政優優民是以和陂陁如雲
公勞寔多增秩賜金　帝知我勣乘傳以覲桂於青

議奪公九秩沉在下吏逡巡奔走無攺夷粹何升何
沉亦不屑意畿北河南諸艱歷試歲中三遷乃陟亨
衢望我舊階紫綬以紓宛彼洛陽爲天下樞譽望風
翔惠澤雲敷民亦寧止公貌則癯食少事繁以殃其
軀嗚呼哀哉兩典名邦家如葦布居無爽塏衣仍褐
裋何有何無不愆于素無小無大遜公雅度孰是人
斯遽即長路蒞蒞大鈞疇知其故孰不有死在天一
方吉往凶歸孤櫬宵行丹旐蕭蕭行雲蒼蒞垂白之
母雨泣於堂生養其志歿遺以傷死別吞聲冤亦徬
徨某也聞訃痛心疾首行則吾師親則吾舅當其臥

榻靡問安否當其屬纊未與啟手執紼靡從寸心何
有九原不作何謝兹貟己卯之歲余始東歸比屋而
居時欵荊扉脫粟之飯侑以蕨薇披我素襟啟我金
徽談詩夜分淸露沾衣昔不暫捨今當永違人琴兩
亾涕泗交揮我送舅氏灞水之滸蕭條古寺凄其風
雨舅執我手悵未能去明年覲王會於兹所孰知永
訣且復笑語別如俛仰杳矣今古嗟嗟舅氏與世長
乖蘭觴不御繐帷自開青天夢夢白日西頹望斷齊
山恨阻燕臺淚與冰凝悲逐風來陳詞不多惟以告
哀

祭王蓮塘

嗟乎敬卿十年交誼遂盡於此乎僕非爲世惜才爲身惜知巳數日以來隱軫鬱結不能自喻于懷者獨以公欵欵朴誠耳公磊砢多英其文高曠而有氣其意純法古人有矯世俗而孤往之思此皆世所不易得而僕所爲深痛者不在此夫世未嘗乏才也曲不高行不獨亦何難於知巳天下所少者正以質心質行無纖芥可疑如敬卿者耳憶昔偕直禁中長日對談疑難相質篇章相和異曲同調如塤如箎雨餘月下閒步相過御杯聯席趨朝並馬火城未曙禁鼓巳

嚴連翩以馳如形如影竊謂同在近列可長相保以引以翼並奮清朝如味得和如弓得比而公溘先朝露頓成隔世青劄在笥衣冠在陳前歡已往後期永絕同心之痛如何可言以今訣別思昔笑語言不違心行不違言始終十年無一妄語無一僞事世道交喪煩縟宛轉質心質行如公者當復幾人而公竟死乎上有老母下有稚子百年之身忽焉已盡千秋之業鬱而未成敬鄉苦心亦何可道者公之將歿呼其所知表屬馮生誌屬蕭生草已具矣家居行誼多所未悉畧記所聞多缺疑亾褒詞不敢以僞事公故也

公有遺文請輯而傳之傳不傳不可知心不忍使公遽泯泯耳公有遺胤遠在千里緩急不相及如可爲力不敢相忘嗚呼敬卿不腆之奠尚一臨之食設不御酒盈不酌公之靈爽竟何往乎十年交誼遂盡於此嗟乎痛哉

祭陸敬承

嗟哉陸生遽歸冥漠高山輟絃延津銷鍔與子生別不勝間闊與子死別能無悲愕寒日凄緊林飈倚薄白髮飄蕭素交零落中秋之夕夢子南來知君巳死不忍嫌猜欲問子故恐子驚回乍如欲笑忽若含哀

不可聞書寧忍讀涔涔多故惟子料矣耿耿隱憂惟子告矣我有旨蓄必子召矣調笑之來亦必報矣我有疾苦子相勞矣子有兒子我哺抱矣居則比屋出則聯轡詞或同調情如同氣施及先君歡同把臂忘分忘年陶然既醉棋或爭道倦即同寐何知爾我幾忘天地誰無朋友誰非過從名齊不忌心遠能同而子吾子吾翁若翁藏環何在當尊已空先君之恩及汝阿戎俯仰存歿慟哭悲風自子之歸青山流水對酒徵歌二難四美自我之歸荒廬是倚瞻望越江不聞尺鯉子即踈曠豈應至此我以憂生子以樂死生

而相憐兮忍相捐我聞于計爲汝悲酸子知我我懷爲我永嘆汝棄塵世白草黃泉我失良友白眼青天嗟哉陸生生兮永隔二三兄弟實相朝夕生者各天死者幽窔獨從千里薦此絮炙杳無音響誰爲主客豈爲吾黨爲　國家惜嗟哉陸生生浮死休萬古一骨何短何修彭殤旦暮天地蜉蝣生不足戀死不足愁今惟陸生古惟莊周仙仙歸乎樂哉斯丘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二十